

第一章 驗屍縫合她都行

陳瀟瀟一手擼貓，一手給人看診，看起來就是個不正經的大夫——上一世她不過是個菜鳥醫生，為了賺取旅費，進入大財團擔任他們暑期下鄉服務隊的醫生，這些都是過去的事，如今的她是個丫鬟，是個生殺大權掌握在主子手上的丫鬟，還好不是死契，只要熬過五年。

現在的她雖是個沒有自由之身的丫鬟，但因為身懷醫術，在鎮北侯府的奴才圈可以說橫著走，畢竟身為奴才病了可不能像主子立馬請來大夫診治，就是想請大夫，也要看主子恩典，要不，只能花銀子託人買藥。

換句話說，當奴才的若沒有小強般的生命力，至少要得到主子的寵愛，受主子格外的看重，否則別說五年，就是五日也不見得能平安活下來。

可想而知，靠著醫術，她不想在奴才圈吃香喝辣都難，更別說她的主子是大周最有名的煞星，人見人怕，鬼見鬼怕，連剋了三名未婚妻，以至於二十二歲了，還是黃金單身漢一枚，這樣的主子，沒有人敢招惹他的奴才，更別說他們是「同鄉」，她淪落至此還是因為他，他誰都可以視而不見，但一定要罩她。

陳瀟瀟給坐在石桌對面的青衣丫鬟診好脈，靠過去低聲道：「月信不準，推遲五六日，來之前肚子總是鼓鼓脹脹的，腰也酸痛得直不起來，月血裡有一塊一塊的東西，是嗎？」

青衣丫鬟用力點頭，「對啊，妳真是厲害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陳瀟瀟強忍著翻白眼，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嗎？「這是宮寒。」

「怎麼辦？」

「我給妳開個方子好好調養。」陳瀟瀟飛快執筆蘸墨，在前面的紙上寫下——香附四錢，艾葉、白芍、川芎、黃耆、當歸、續斷、生地黃各三錢，吳茱萸二錢，官桂一錢。

青衣丫鬟接過方子，張著嘴巴半晌，終於硬著頭皮道：「我怕花不起這個銀子。」

「方子先放著，有銀子再吃。我另外給妳平日保養的建議——涼食、冷水不入口，天氣再熱也要喝溫水……」陳瀟瀟的手跟嘴巴速度一樣快，巴拉巴拉說出一大串。

不過看在眾人眼中只有兩個字——顯擺，鎮北侯府沒有一個奴才像她一樣，上好的宣紙用得如此隨意，簡直跟主子似的，真是太囂張了！

「好啦，下一位。」陳瀟瀟擺了擺手，喝了一口水，將不知何時爬到她肩膀上撒野的皮皮抓下來，繼續擼貓。

青衣丫鬟起身離開，換一個藍衣丫鬟。

「我老是這兒痛、那兒痛。」藍衣丫鬟迫不及待自個兒道來，一會兒指著肚子，一會兒指著腦袋瓜。

陳瀟瀟點點頭表示聽見了，接著為她診脈，心中一嘆，當丫鬟的壓力很大啊！

「凡事放寬心，我教妳一套按摩的法子，這兒是合谷穴——乃治痛的要穴，把手指併攏平放桌上，往最高的點壓下去，用力稍偏向食指，有酸麻脹痛的感覺即表示壓的位置正確。如果無法找到正確的合谷穴，可以按虎口附近，越靠近頭部

的疼痛就按上方、靠近下肢就按下方，左側按左手、右側按右手。」陳瀟瀟覺得自個兒真是個盡責的好大夫，還仔細為病人示範。

藍衣丫鬟依著她的指示尋找到合谷穴，「這裡嗎？」

「對，若是每日花個一盞茶的時間按摩合谷穴，可以達到養身、美容、防病抗病、耳聰目明、頭腦清晰的功效。」

藍衣丫鬟瞪大眼睛，「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，不過，莫要出海打個三天魚，就將網子掛起來曬個兩日，懂嗎？」這世上聰明的人很多，但是能成大事的人很少，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——態度。

藍衣丫鬟不懂打魚，但還是聽出她的意思，連忙點頭應是。

陳瀟瀟擺了擺手，明顯累了，連說「下一個」都嫌費勁。

藍衣丫鬟很識趣的退下，換上另外一個青衣丫鬟。

「我夜裡總是睡不好，入睡困難，又容易驚醒。」

陳瀟瀟看了一眼涼亭外面排隊的人數，唇角一抽，連診脈都懶了，直接道：「造成失眠的原因很多，平日可多吃一些養心安神的食材改善失眠，像龍眼、紅棗、蓮子等都不錯，另外可以吃一些綠色食物養肝，像綠花椰菜、菠菜都很不錯。」青衣丫鬟不知道什麼是綠花椰菜，但是紅棗、蓮子、菠菜倒也吃得到，只是覺得陳瀟瀟的診斷太隨便了。

「這就夠了嗎？」

「我給你一個茶飲的方子，叫舒眠養心茶——龍眼肉兩錢、百合兩錢……」陳瀟瀟巴拉巴拉的又是說出一串，想在妃宮裡橫著走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「能不能按壓哪兒的穴道幫助睡眠？」

陳瀟瀟好想揮手說沒有，看到人家有穴道按摩，就想湊一腳，有必要嗎？其實每日勤奮一點、把自個兒累得半死，還怕晚上睡不好嗎？

心裡腹誹一把，但陳瀟瀟仍耐著性子，手指指向耳後下端的凹陷處，只是還來不及解說示範，就硬生生的被打斷了——

「瀟瀟姑娘，主子尋你有事，趕緊過去。」雖然她只是丫鬟，但下人都知四爺待她的態度，所以她不但不用改名字，下人還稱她瀟瀟姑娘。

陳瀟瀟差一點跳起來喊一聲「YA」，傅謹之的命令來得可真是時候。

「對不住了，十五再來。」她不可能每日坐在鎮北侯府的牡丹亭給人看病，她定下的義診日是初一、十五，當然，若是得了急病，急需就醫也可以來尋她，不過有個前提，得主子不在，如今她的身分是丫鬟，萬事自然要排在主子後面。

她立即隨來人一起離開。

「你再說一遍，你要我幹啥？」被帶到目的地，見到主子後，陳瀟瀟整個人如同一隻炸毛的貓咪，好像隨時會撲過去撓人。

其實，陳瀟瀟對傅謹之有一肚子的怨氣，若非他這個大財團的小老闆空降進入暑期下鄉服務隊，堅持挺進山裡的部落，還要求她這個菜鳥醫生坐他的車，她也不

會遇到土石流，然後穿越來到這裡。

她不是個愛斤斤計較的人，舊事已過，何況是上一世的事，即使揪著不放也回不去了，好巧不巧來到這兒，正好遇上原主她娘強行將原主賣給他當丫鬟，她再一次受制於他，這教她如何不咬牙切齒？

好吧，當丫鬟就當丫鬟，至少他知道護著她、罩著她，倒也無妨，可是，他一點愧疚感也沒有，這會兒竟是要她驗屍！

顯然傅謹之並沒有把她的反應放在眼裡，還是那副高高在上的貴公子模樣，當然，更不會讓她發現他就喜歡某人跳腳的樣子。

「驗屍啊。」

陳瀟瀟立馬轉身走人，即便徒步走回鎮北侯府她也樂意，不過腳步剛剛跨出去，傅謹之就將她拽回來。

「真是任性的丫鬟，怎麼老是忘了我是你的主子？」

陳瀟瀟回頭瞪他，從牙縫擠出聲音，「我是大夫，不是仵作。」

傅謹之低下頭，靠向她耳邊，「就我所知，妳有很多跟屍體打交道的打工經驗，從高中就開始了，很了不起。」

若是眼光可以殺人，陳瀟瀟已經將他千刀萬剮，這個男人絕對是她的噩夢，因為他，上一世她的行樂歲月還沒展開就遭土石流掩沒，如今他竟然還揪著上一世的事不放，真是討厭透頂！

「我知道妳的本事很大，出身中醫世家，學的是西醫，讀書像吃飯一樣簡單，這點小事絕對難不倒妳。」

陳瀟瀟臉色微變，有一種被人家脫衣服看光光的感覺，「你花了不少心思調查我嘛。」

「出現在我身邊的人，我喜歡搞清楚他們的底細。」

陳瀟瀟不服氣的回嘴，「又不是我刻意出現在你身邊。」

「妳就是出現在我身邊。」

「……」陳瀟瀟好想開口飆罵，這個男人根本不講道理！

「這都是過去的事。」

「那你幹啥揪著不放？」

「過去是過去了，但妳會那些本事啊。」頓了一下，傅謹之的口氣一轉，像在哄小孩似的道：「我們如今是同一條船上的人，我好，妳就好，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，而且只有妳能幫我。」

雖然不願意承認，但他們確實是同一條船上的人，主子不好，丫鬟難道還能笑嘻嘻的過日子嗎？畢竟這是一個看重權力身分的時代，沒了他的護庇，她肯定死得很快。

「我對這兒的守衛下的迷藥最多支撐三個時辰，妳最好動作快一點。」

陳瀟瀟後知後覺的意識到此地陰森森的，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，「這是哪兒？」

「某個權貴的家廟。」

「權貴……屍首怎麼停放在這？」陳瀟瀟甩開他的手，示意他帶路。

「妳以為權貴家的主子都很尊貴嗎？權貴之家最不值錢的就是人命，死了就死了，唯有活著的人方有相對的價值。」傅謹之帶著她進了正堂，棺木就擺在中央。室內點著數十盞蠟燭，視線極好，周圍的窗戶都用厚厚的氈子堵上，牆角四周放置冰盆，以減緩夏日屍體腐敗。

走到棺前，保持距離跟在後面的侍衛立馬上前放下手上的箱子，陳瀟瀟打開箱子一看，忍不住瞥了傅謹之一眼，準備得可真周到。

傅謹之回看她一眼，這不是應該的嗎？她的醫藥箱只怕沒有驗屍的工具，他要她驗屍，當然要為她準備了。

陳瀟瀟拿起口罩和手套戴上，掀開遮屍布，「她沒有兒女守靈嗎？」

「她只有一個女兒，自幼長在老夫人膝下，老夫人愛若珍寶，捨不得她獨自在這裡守靈，藉口孩子早產身子骨不好避掉了。」

「她不覺得自個兒不孝嗎？」她指的是死者的女兒。

「這個我就不清楚，可能是自幼沒養在身邊，母女感情淡薄吧。」

「母女就是母女，這跟是否養在身邊無關吧。」

丟出話後，陳瀟瀟不再言語，專心觀察屍體的狀況。

「你不記錄嗎？」她突然開口。

「不必，這不是真正的驗屍。」雖然他為其準備的驗屍箱非常齊全。

「無論是不是真正的驗屍，我認為你還是做個記錄比較好，等入土了你想再驗屍可就不容易，至少別讓我覺得今日白費功夫。」

此時她最大，傅謹之識相的拿出筆墨冊子記錄。

「死者年三十，女性，身高五尺三寸。」

傅謹之忍不住看了她一眼，這也太厲害了吧！

「屍體右大腿內側有赤腫，狀似拳頭擊打傷痕，指甲黑，身體毛孔輕微出血，腹脹，下體有少許血洩出，判斷中了毒。」陳瀟瀟將死者的腿微微分開，指著大腿內側的瘀腫邊道。

傅謹之見了唇角一抽，這個女人忘了他是男子嗎？

「中毒？妳怎麼知道這不是遭到某人拳頭毆打？」

陳瀟瀟眉頭一挑，「避開其他地方，專挑那個地方毆打？」

傅謹之不自在的清了清嗓子，「當我沒問。」

「記錄好了嗎？」

傅謹之點了點頭，「這麼說，她是中毒致死嗎？」

「沒錯。」陳瀟瀟將遮屍布重新蓋好，從箱子裡面取出白朮和皂角在地上點燃，用來消毒，過了一會兒，濃濃的藥香散發開來，隨後脫下手套丟進箱子，侍衛很機靈的上前接過箱子。

「好啦，我們可以走了。」陳瀟瀟儘管對死人並不陌生，不過，這不表示她樂於待在這種地方，任務完成了，她立即健步如飛的離開。

出了家廟大門，她方才脫下口罩轉頭問：「你有沒有準備薑片？」

「薑片？」

「薑片有辟穀消毒的作用，直接面對著屍體，含著一片薑，能夠防止屍體釋放的有毒氣體侵襲人體。」

怔了半晌，傅謹之不好意思的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沒想那麼多。」

「若你能事先告訴我，問清楚應該準備什麼東西，就不會發生這樣的疏失。」事先告知不是很好嗎？畢竟他是主子，他說東，她能往西嗎？

「我怕嚇到妳了。」

冷哼一聲，陳瀟瀟不客氣的指道：「若怕嚇到我，你就不會讓我來驗屍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陳瀟瀟若有所思的偏著頭瞅著他，「雖然現在的仵作難以辨出人死於何種毒物，最多能辨出砒霜之毒，但判斷人死於中毒是小事，幹啥非要我來驗屍不可？是不想讓別人知道嗎？」

「聽說過一句諺語嗎？好奇心可以殺死一隻貓。」

「我又不是貓。」她駁斥。

「這是告訴妳，好奇心不要太旺盛了。」

「你不覺得你說的是風涼話嗎？你已經將我扯進來了，還好意思教我好奇心不要太旺盛了。」陳瀟瀟沒好氣的送他一記白眼，然後哼一聲，率先走去停放馬車的地方。

傅謹之不想辯解，緩緩地跟上。在他看來，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萬一這件事不得不鬧大，她就不可能置身事外。

盧家牛肉，一間深藏巷子的食肆，從外面看起來有些老舊，實在不起眼，卻是近幾個月深受京城百姓追捧的美食，想吃一碗熱騰騰、香噴噴的牛肉麵，無論清燉還是紅燒，配上幾塊豐腴鮮嫩的牛肉，搭配蔥花、辣椒，再加上酸菜，那滋味真是美妙！

任誰也不會想到盧家牛肉的東家竟是傅謹之一——鎮北侯最小的兒子，大理寺少卿。

而這間食肆，緣起於他對牛肉麵的思念。雖然啣著金湯匙出生，可他喜歡美食，更享受自己動手做的樂趣，偏偏來到這兒，他這個權貴之家的子弟根本不能下廚，無奈之下，只能開間滿足自個兒味蕾的食肆。

食肆不大，但全部是雅間，可想而知，這間食肆於他有個作用——方便與人密會。他不喜歡做什麼事都在他人的眼皮子底下，在鎮北侯府一點隱私權也沒有，所以他必須有自個兒的產業，於是就有了盧家牛肉。

為何不是傅家牛肉，而是盧家牛肉呢？因他尋來掌食肆的夫妻是貼身侍衛的父母，姓盧，又不願意人家知道這是他的產業，便取名盧家牛肉。

無論如何，有了自個兒的地盤就是方便，前一日打聲招呼，特製的雅間就會空下來，當日他會經由其他入口進入辦公的房間，再從暗門進入雅間，根本不會有人發現他來過這裡。

「你嚐嚐，這兒不只是牛肉麵好吃，就是各樣的小菜也是一絕。」傅謹之不得不佩服自己，小小一間牛肉麵店半年不到，已經賺回買下這間院子的本錢。

雖然一點食慾也沒有，但不好拒絕好友的心意，梁文曄靜靜的品嚐牛肉麵，沒想到吃著吃著，一碗牛肉麵就見底了，還吃下不少的小菜，這些日子總是空蕩蕩的肚子一下子被填滿了。

「最近老聽人提起盧家牛肉，一間小小食肆日客滿，總要提前幾日訂位，我覺得不可思議，今日有機會品嚐，不得不說這店真有本事。」

「我知道你急於查清楚你姊姊的死因，但不養好自個兒的身子，仇人就是站在你面前，你也無力反擊。」沒有本錢，對手再弱，你也奈何不了，健康的身體算是本錢之一。

梁文曄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而是放不下。「我娘生我不易，差一點就進了鬼門關，我是姊姊一手帶大的，我們說是姊弟，更似母子。人人背言姊姊修了三輩子的福才能嫁進承恩侯府，可是我知道姊姊不想嫁，我們小門小戶，承恩侯府乃大周頂尖的四大權貴之一，不是我們能夠高攀的，無奈人家瞧上我姊，不嫁也不行，為此，我只能好好讀書考個進士，好教我姊姊在承恩侯府能有個立足之地。」傅謹之來到這兒有半年多了，原主好友少，而他性子孤傲，到如今維持住的友人只有梁文曄，其主要的原因——他們是同科進士。除此之外，他對梁文曄的了解甚至不如承恩侯府，對他而言，趕緊熟悉這裡的生存法則比較重要，了解大周的權貴更是重中之重，也包括鎮北侯府在內。

「你姊姊的死確實有問題。」傅謹之願意幫梁文曄，除了因為兩人的友誼，更重要的是，承恩侯府令他生出戒心。

承恩侯府隱隱成為四大權貴之首的態勢，地位超過皇后母族，萬一皇上有個意外，幼主繼位，承恩侯府極可能藉此機會打壓其他家族，換來一家獨大的局面。

梁文曄兩眼一亮，激動的問：「你找到人驗屍了？」

「對，死於中毒。」

「這麼說……」

傅謹之舉起手打斷他，不難猜到他在想什麼。「大周仵作沒有一人敢得罪承恩侯府，他們口徑一致，說你姊姊死於心疾，一個沒沒無聞的仵作的驗屍結果，根本不足以扳倒承恩侯府，我將她推出來，只是置她於死地，於你更無益處。」

聞言，梁文曄不由得苦笑，「沒錯，我真是瘋魔了，這種事沒那麼簡單，即便所有的仵作改口，我也不能就此咬定承恩侯府毒害了姊姊。」

「正是，而且我懷疑害死你姊姊的毒，是長年累積的。」

梁文曄瞳孔一縮，冷著臉道：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明明同在京城，你姊姊卻經年累月只用書信向你訴苦，暗示她身邊有不少承恩侯府安排的眼線，且有人想謀取她的性命，你不正是因為如此才懷疑她的死因嗎？」

梁文曄愣了下，點了點頭，「姊夫很疼愛姊姊，姊姊也很愛姊夫，可是說到承恩侯府，姊姊全是厭惡，好像承恩侯府跟她有多大的仇恨。」

「承恩侯府若不是對你姊姊做了什麼，她不會有這樣的表現。」傅謹之分析道。

「你說得沒錯。」

「你想深入調查你姊姊的死因，只怕沒那麼容易。你若跳出來質疑，承恩侯府很可能盯上你，再者，你想找侍候你姊姊的人打聽消息，勢必驚動承恩侯府安排的眼線。」

梁文曄略一思忖，問：「依你所言，說姊姊是長年累月中毒而亡，若能找到當初的陪嫁丫鬟，對於查出姊姊的死因有幫助嗎？」

「長年下毒，這是預謀，或多或少可以從早年侍候的丫鬟探到消息，不過，這些丫鬟若是刻意被弄走，只怕早就死光光了。」

「不，全死了容易引人懷疑，肯定有人還在，至少那些不得用的丫鬟能活命。」當初怕姊姊嫁到承恩侯府無人可用，爹娘大手筆的給姊姊買了六個丫鬟陪嫁，分別是二等和三等丫鬟，預備大丫鬟嫁人後頂上，可是姊姊嫁進承恩侯府不到一年，兩個大丫鬟便陸續尋了藉口打發出去，隨後由侍候姊夫的丫鬟取而代之，說是她們更懂大戶人家的規矩，姊姊帶過去的丫鬟別說爬不上去，只怕都被弄走了。

「這倒是，不過這樣的丫鬟所知有限。」

梁文曄頓了一下，試探的道：「憑你的本事，應該可以從一點點的線索裡面拼湊出有用的消息。」

這會兒輪到傅謹之苦笑了，「你也太高看我了。」

「你腦子好，要不，如何能年紀輕輕就混到大理寺少卿？」

「沒有鎮北侯府，這會兒我最多只能混到大理寺寺正。」他不得不說原主真的有辦案的天分，破了幾個大案子，再加上出身鎮北侯府，皇上自然大力提拔他。不過，他懷疑皇上的提拔另有用意，鎮北侯府的勢力主要在軍中，在朝堂上遠遠不及承恩侯府，如今好不容易出了一個文官，當然要藉機加點砝碼，好教鎮北侯府能稍稍壓制承恩侯府。

梁文曄知道好友所言不假，不過好友確實有本事。「我一找到那些丫鬟就通知你。」

「調查的事還是我更擅長，你只要列一張名單給我，越詳細越好。還有，別太心急了，你要面對的仇人很強大，想要撼動，你手上不能沒有相對的籌碼，一有消息我會立即通知你。」

「我記住了，放心，我會收起滿腔的憤怒，以後做事一定小心謹慎。」

傅謹之不再多說什麼，成大事者最不能少的就是忍耐，若是放任自個兒的血氣叫囂，不過是淪為人家眼中的跳梁小丑罷了。

閒著沒事只能擣貓，陳瀟瀟覺得好鬱悶，雖然沒想過當個名醫，但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她才會固定開義診，難道真的要這樣子再熬個五年……不對，應該是再熬個四年半左右。

陳瀟瀟舉起手將皮皮抓下來，「我不過是閃了一下神，你就爬到我頭上撒野。」

皮皮抗議的喵喵喵，牠只爬到她肩膀上。

「你說，這日子怎麼過？」陳瀟瀟用力的摶貓，然後嘆一聲氣，當丫鬟的能閒成她這副德性，絕對可以稱為奇觀，偏偏她又不能向別人抱怨，人家一定會說她得了便宜還賣乖、矯情之類的。

「瀟瀟姑娘。」門房的小廝快步走了過來。

「有人病了？」陳瀟瀟懶洋洋瞥了一眼，這時候尋來的通常是為了求診，而且八九不離十，準是著了涼，上醫館抓幾服藥就好了，不過有現成免費的大夫，大家都被養嬌了，總要讓她先把個脈。

「不是，是妳家裡的人上門尋妳。」

怔了半晌，陳瀟瀟遲疑的道：「我家裡的人？」

「對，在門房旁邊的花廳等妳。」

真是家裡的人？陳瀟瀟心存懷疑的跟著小廝出了澄明堂。

她來這兒的時候正好娘藉使詐賴上傅謹之，強行將她賣給傅謹之當丫鬟，原主當然不答應，但取而代之後人就不同了，而且兩人一眼就認出對方，傅謹之便用五十兩買下她五年。總之，娘狠心將她賣了，怎麼還有臉尋上門來，難道是缺錢了？來到門房旁邊的花廳，陳瀟瀟站在門外看了半晌，抬起腳跨過門檻。

「姊！」陳晉文緊張的站起身。

「怎麼來了？」雖然穿來這裡就跟家人分開，她對原主的家人應該沒什麼感情，可是很奇怪，看著大弟，她莫名的心軟了，想必原主跟家人的感情很好吧。

「娘讓我送東西過來給姊姊。」陳晉文指著旁邊几案上的藍色包袱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衣服和鞋子。」

陳瀟瀟一時呆住了，這是專程送衣服鞋子給她？

「娘說，姊姊不擅長針線活，夏日已經接近尾巴，秋冬的衣服應該備下了。」

頓了一下，陳瀟瀟終於找回聲音，「府裡的丫鬟每季都有兩套衣服。」

「這是娘的心意。」陳晉文的聲音低低的，神情有些尷尬。今日來此，他早有心理準備，姊姊被賣肯定心裡有怨，可是娘給姊姊選了一個好主子，再也不必像他們一樣成日擔心受怕。姊姊什麼都不知道，錯怪娘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「我收下了。」陳瀟瀟說不出拒絕的話，但說不計較娘賣了她這件事，還真是做不到，原主就是在使詐賴上傅謹之的過程中沒了的，那可是一條人命。

陳晉文明顯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姊姊在這兒可好？」

「你覺得當丫鬟的能好嗎？」一頓，陳瀟瀟接著補充道：「不過，比起那些吃不飽、穿不暖的，這樣的日子確實沒得挑剔。」

陳晉文突地舌頭打結，姊姊怎麼變得如此伶牙俐齒？

見到他一副受到驚嚇的樣子，陳瀟瀟的口氣不由得一軟，「不必擔心，我會過得很好，你們也要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回過神來，陳晉文應了一聲是，便起身告辭。

陳瀟瀟看著包袱，伸手打開來，兩套衣服兩雙鞋子，上頭的繡花很雅緻。

鎮北侯府雖然一季提供兩套衣服，但想要上頭有繡花，必須付銀子，要不，姊就

領布自己裁自己繡，通常繡功好的丫鬟都會選擇後者，而像她這種繡花不行又不願意花錢的，當然只能穿素色衣服，這也沒什麼不好，喜歡比較的人就不會看她不順眼。

陳瀟瀟若有所思的坐下，今日之前，她不曾想過一個問題，娘為何要賣她？因為爹病了，需要昂貴的藥調養身子嗎？可是使詐賴上傅謹之這件事透出一個訊息，娘是有預謀的，且早早相中他。

雖然如今的傅謹之換了芯，但原主是什麼樣的人不難知道，一連剋了三個未婚妻，姑娘遠遠見到他就閃開。

有人說他經手太多人命，招惹太多冤魂，若姑娘八字不重，嫁不得，因此現今二十二歲了，親事還沒有著落。加上這個人武力值爆表，又是個護短的，出身大周赫赫有名的武將世家，誰敢招惹他？

若從這些訊息來看，娘將她賣給傅謹之豈不是基於想保護她？難道是她誤會了？還有，為什麼她需要保護？

陳瀟瀟感覺到有個很大的謎團籠罩著自己，無論如何，她得找個機會回家瞧瞧。

「瀟瀟，妳的家人呢？」大丫鬟玉容的聲音從門口傳來。

陳瀟瀟怔愣地回過神，轉頭看向玉容，「回去了。」

「既然回去了，妳還待在這裡幹啥？」

「想事情想得太入迷了。」

玉容聞言一噎，雖然相處了半年，早就習慣瀟瀟不同尋常人的反應，可她還是常常招架不住，不知如何反應才好。

緩了一口氣，她正色道：「主子在找妳，還不趕緊回去。」

陳瀟瀟撇了撇嘴，嘀咕道：「一回來就找人，肯定沒好事。」

玉容頓時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她怎麼一點都不怕主子？

陳瀟瀟站起身，將包袱重新綁好，拿起包袱回澄明堂。

陳瀟瀟覺得自個兒快成了萬能大夫，先是驗屍，這會兒要給人進行縫合手術，要她不佩服自己都難啊！

「明安，我要熱水和烈酒，還有，叫玉容將我的醫藥箱拿來。」陳瀟瀟相信自己是大周獨一無二的丫鬟，不幹丫鬟的差事，專搶大夫的活。

明安應聲出去，同樣身為侍衛的明河很有默契的進來守著。

「傷口太長了，幸好不深，但還是要縫合。你惹到誰了，下手這麼狠？」進了鎮北侯府，陳瀟瀟最怕遇到宅鬥，她不愛看小說戲劇，對這方面沒見識，真怕自己熬不過五年，可是待了不久就發現，傅謹之是最受寵的老公，澄明堂宛如鎮北侯府只能遠觀之地，別說其他院的丫鬟婆子，就是主子也不敢隨意踏進這裡，也就是說她在這裡可以高枕無憂。

她才鬆了一口氣，現實就狠狠打了她一巴掌，沒有宅鬥，但傅謹之的工作具有高度危險性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掛彩，只是這次嚴重了點。

傅謹之鄙視的瞥了她一眼，「當然是不想讓我查清楚真相的人，不過，這次是半路上遇到盜賊，至少表面上是如此。」

陳瀟瀟唇角一抽，幹啥補上最後那一句？

「你能不能換個工作？」她覺得他的工作比上一世還危險，隨便一個案子都可能惹上高官權貴，誰知道會不會哪日出門就死在「盜賊」手中。

傅謹之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，又不是上一世，想換工作就換工作……不對，上一世也不能。「每個人都有自個兒的責任，不懂嗎？」

陳瀟瀟沒有揪著這個話題不放，原本就是隨口一說，而且明安回來了，帶回她需要的東西。

「我沒想到你這麼快就要動手術，還沒製出麻沸散，只能先幫你扎一套安神和止痛的針法，讓你睡過去。不過，我不能保證在你醒過來之前就縫合完畢，這會很疼，你要忍著點，別嚇到我了，以免我的手一抖，縫得更久，受罪的只會是你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動作會快一點。」

「我懂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」

「你不是小孩子，你是公子哥。」即便換了軀體，他的本質還是那位大財團的少東家，就是好命的人，不像她，她家只是過得去的小康之家，想要享受，還是得靠自個兒努力奮發向上。

「今日妳會打破對我的偏見。」

「我對你沒有偏見。」陳瀟瀟覺得自個兒對他有怨，不是有偏見。

「動手了。」他不想再說廢話。

陳瀟瀟先給傅謹之行了一套安神針法，待他眼皮慢慢闔上睡著了，再扎一套止痛針法，隨後她用烈酒擦手，而此時桑皮線也在烈酒中浸泡好了，準備進行縫合手術。這還真多虧傅謹之有錢又有身分地位，要不，想弄到完整的手術用品可不容易。

一場手術下來，陳瀟瀟真的是累壞了，傅謹之像是睡了一覺，儘管臉色有點蒼白，可她選擇忽略，滿心不悅的道：「你是不是早預料到有一日會遭此劫難？」

「尋常人不敢對我動手。」他當然沒想到自己會發生這種事，可她身為大夫，怎麼可以沒有自個兒的醫藥箱？

「你早該知道自個兒的差事就是專門得罪人。」高門大戶藏汙納垢，他手上的案子只怕十有八九跟這些扯上關係，若他想伸張正義，勢必成為別人的眼中釘。

「我生在武將世家，身邊高手如雲，絕對有自保的能力。」

陳瀟瀟擺了擺手，「不跟你爭論了，免得說我欺負你一個受傷的人。」

「妳只要有點丫鬟的自覺就好了。」至少在外人面前。傅謹之看了明安一眼，也多虧明安很有階級觀念，明知有些事不合常理，硬是不吭一聲，縱然丫鬟沒有丫鬟的自覺，可主子願意寵著，其他人還能說什麼？

陳瀟瀟後知後覺的看了明安一眼，見他站得直挺挺的，面無表情，她真是佩服至極。

「好了，我給你扎個消炎止痛針法，這兩日傷口不發炎、不感染就沒事了。」

傅謹之看著她扎針，又快又準，忍不住好奇的問：「妳原本就有這個本事？」

「對，這是環境的功勞。」陳瀟瀟明白他的意思，原主自幼習醫，但若非她上一世就對中醫有所研究，恐怕沒那麼快上手。

「謝謝。」

陳瀟瀟一臉驚嚇的瞪著他，譏諷道：「大少爺竟然會說謝謝！」

傅謹之唇角一抽，低聲道：「我向來知禮懂禮。」

「是是是，是我太大驚小怪。」她不再跟他囉唆，收針，交代明安好好照顧主子，便離開書房。

陳瀟瀟疲倦的打了一個哈欠，若非肚子餓扁了，這會兒她可以躺下來睡上一天一夜，不過還沒等她去澄明堂的小廚房找吃的，就被攔下來。

「我肚子很餓，有事明日再說。」其實陳瀟瀟自認為很有丫鬟的自覺，因此面對府裡的丫鬟，尤其主子身邊的大丫鬟，她不僅會和顏悅色，還會一忍再忍，至於旁人是否這樣覺得又是另一回事。

不過，有些人就是讓人怎麼看都礙眼，連個好口氣都不願意給，譬如眼前這一位——玉茜，與玉容同為傅謹之的大丫鬟。

「犯了錯還敢喊肚子餓！」玉茜氣炸了，府裡的丫鬟婆子哪個見了她不是低著頭，深怕礙著她的眼，瀟瀟這丫頭永遠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，完全沒將她看在眼裡，怎不教她生氣！

「肚子餓就是肚子餓，這跟犯錯有何相干？還有，我哪兒犯錯了？」玉茜瞧她不順眼，一開始，她以為又是一個想爬主子床的丫鬟，可她很快就發現，玉茜對主子只有敬畏沒有愛慕，所以，她實在搞不懂自己哪裡惹到玉茜，值得對方日日擺臭臉給她看。

「主子找不到妳，這就是妳的錯。」

陳瀟瀟聽了傻眼，「我不過在門房那兒待了一會。」

「無論妳在哪裡待了多久，按府裡的規定，主子找不到妳，妳就得關小黑屋。」陳瀟瀟知道小黑屋，那是個伸手不見五指、只容得下一人轉身的空間，專門用來關押失職的奴才。想像坐在一個逼仄的地方，伸個腳都很困難，想必分分秒秒都是煎熬，更別說關上幾個時辰，甚至一日，簡直可以將人逼瘋，之前因為傅謹之的原主很難侍候，澄明堂的奴才皆戰戰兢兢，小黑屋幾乎處於閒置狀態。

「主子還是找到我了，我該做的事可沒少。」

「若非主子最後找到妳，妳以為今日可以逃得了懲罰嗎？」

「我需不需要受到懲罰，應該不是妳來決定的吧。」

「我是好意警告妳。」

陳瀟瀟忍住翻白眼，言不由衷的道：「那真是謝謝妳的好意。」

玉茜惱極了，恨不得狠狠臭罵她一頓，但終究看著陳瀟瀟繞過她，大搖大擺的進了小廚房。

「她如今深受四爺看重，比起我們兩個人加起來的分量還重，妳何必跟她過不去？」遠遠站在一旁觀戰的玉容走過來道。

玉茜傲慢的抬起下巴，堅決否認，「一個沒有根基的丫鬟，我還沒看在眼裡。」

「若非她已經威脅到妳的地位，妳連看都不會看她一眼，更別說警告她。」她們是一起來到主子身邊的，從三等丫鬟一路升到大丫鬟，相識七八年，她們對主子也許不是很了解，但對彼此卻很熟悉。

玉茜臉色一僵，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自己是故意找麻煩。「我有說錯嗎？若是教主子找不到，難道不該關小黑屋嗎？」

「她也不是故意教主子找不到人。」

「規矩就是規矩，只要她在澄明堂，就要跟我們一樣守澄明堂的規矩，這是主子定下來的，難道她能越過主子？」

玉容不知說什麼才好，玉茜所言並沒有錯，這是主子定下來的規矩，她們當奴才的只能遵守。

「有一就有二，今日找得到，下次呢？我警告她是為她好。」

玉容婉轉的道：「她深得四爺看重，與她交好於妳有益。」

「這真是笑話，我一個家生子還要靠她一個外來的奴才嗎？」

玉容覺得自己該說的都說了，提醒她好自為之，便轉身走人。

玉茜嗤之以鼻，等著吧，她遲早會逮住那丫頭的小辮子，讓她沒有藉口脫身。

第二章 半夜開窗陷害她

傅謹之垂下頭，看著專心為他處理傷口的陳瀟瀟，清了清嗓子，故作隨意的問：

「哪個不長眼睛的惹妳不開心？」

「沒有。」陳瀟瀟不喜歡打小報告，若事事都要靠別人解決，這跟廢物有啥兩樣？有本事自個兒解決，沒本事就認命受罪，這不是合情合理嗎？

「當我眼瞎了嗎？」傅謹之沒好氣的舉手敲她的腦袋瓜。

陳瀟瀟懊惱的抬起頭瞪他。

「我一直以為妳有話直說。」

陳瀟瀟忍不住翻白眼，說得好像是有多了解她似的，轉念一想，她好奇的挑起眉反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我不開心？」

「妳明明白白的寫在臉上，我豈會看不出來？」他感到心虛，這丫頭確實不擅於隱藏自己的心情，不過說她喜怒形於色，倒也不至於，他不過是發現了她的小祕密。

陳瀟瀟一臉狐疑，她雖然不至於做到喜怒不形於色，但絕對不會教人一眼就看穿，可她有個壞習慣，心情不好的時候會不自覺捏自己的手，因此不時可以看見她手上有紅色印記……難道他發現了？

傅謹之傲嬌地揚起下巴，「妳忘了我幹什麼的，我還會看不出來嗎？」

「對哦，你如今在大理寺當差，耳濡目染，好歹要跟人家學點本事，要不，怎麼混得下去？」

傅謹之臉色微變，「妳好像很瞧不起我。」

這會兒換陳瀟瀟變臉了，「豈敢？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可以瞧不起任何人，絕對不敢瞧不起你。」

傅謹之沒感受到安慰，反而臉更臭了，「妳有必要強調衣食父母嗎？」

「這不是實話嗎？」

「這會兒妳倒知道說實話了。」

「我一直都說實話啊。」她回答得理直氣壯。

劍眉上揚，傅謹之挑釁道：「妳剛剛就沒說實話。」

「剛剛？」

「我問哪個不長眼睛的惹妳不開心，妳說沒有。」

陳瀟瀟一噎，怎麼一轉眼又讓他繞進去了？

「好啦，別顧左右而言他，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，誰惹妳不開心？」傅謹之是個很固執的人，沒得到答案不會罷休。

陳瀟瀟瞪大眼睛，半晌，沒好氣的道：「沒有，只是覺得這種日子讓人快抓狂了，想出個門也不行，我怕會得憂鬱症。」

傅謹之唇角一抽，連憂鬱症都出來了，會不會太誇張了？「妳不是大夫嗎？」

「呵，大夫就不會得憂鬱症嗎？」陳瀟瀟賞他一記白眼。

傅謹之提出個人見解，「這個時代應該沒有所謂的憂鬱症吧。」

「我會定義出來，而且第一個得。」陳瀟瀟咬著牙道。

傅謹之仔仔細細打量了她一眼，「妳不像是那種會得憂鬱症的人。」

「你又知道了。」

「我就是知道。」他沒見過比她還懂得經營日子的人，短短半年，她在鎮北侯府的奴才圈已經混出絕無僅有的高度，從丫鬟升格為大夫，這樣的人會得憂鬱症？別鬧了。

陳瀟瀟冷哼一聲，並不認為他高看自己，他根本是搞不清楚狀況。「從自立自強的新時代女性變成賠錢貨，還失去自由之身，你說哪個人不會得了憂鬱症？」也是，從女男平等到男尊女卑，兩者之間的差距，他都有些適應不良了，更何況她。

「府裡應該沒有規定丫鬟不能出門吧。」

「若非奉主子之命，當然不能隨意出門。」其實，如果奴才夠大牌，人際關係夠好，哪用得著領差事，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出門，要不，埋在其他權貴大戶裡的釘子如何送消息出去？雖然她不清楚宅門宮鬥，但一些基本常識還是有的。

略一思忖，傅謹之下了個左右兼顧的決定，「以後妳想出門就出門，只是出門前得跟何總管打聲招呼，別教人以為妳成了逃奴。」

轉眼之間，陳瀟瀟心中的鬱氣盡散，一張笑顏比天邊的彩霞還燦爛。「真的嗎？」這就是「變臉」嗎？不過，她笑起來可真是好看！傅謹之清了清嗓子道：「我的承諾從來不打折扣。」

陳瀟瀟滿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你這個人其實挺好的。」

傅謹之倒抽一口氣，咬著牙道：「我的傷口還沒好。」

「我看差不多了。」說歸說，為了答謝他剛剛給出的通行證，陳瀟瀟還是放輕動作，幫他的傷口纏上白布。

「雖然我准你想出門就出門，但沒事還是少出門，畢竟這裡是一個權勢更重於是非的時代，還是皇城這樣的地方，出個門有可能不小心惹到權貴。」

陳瀟瀟撇了撇嘴，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知道輕重。」

「妳知道就好，我可不想動用關係救妳。」

「這種事還用得著你說嗎？你就是想救我，也要知道上哪裡救我。」陳瀟瀟不是瞧不起他，說起來他也是個外來者，大理寺應該還沒混熟吧。

傅謹之張開嘴巴又閉上，能夠用半年摸清楚京畿每個巷弄，掌握出入每個地區的人，這已經很了不起了，相信大理寺和刑部沒有一個人做得到。

「好啦，明日換藥就可以讓傷口透透氣。」陳瀟瀟提起自己的醫藥箱，臨走前還不忘交代一句，「以後好好愛惜生命，我還要靠你護著。」

「放心，我會護著妳一輩子……」話出口，傅謹之突地打住。怎麼會說出一輩子呢？雖然是同鄉，可不表示他們要一輩子綁在一起。

還好某人早就出了書房沒聽見，要不，生出誤會怎麼辦？

既然能夠出門，陳瀟瀟絕對不會客氣，住在這個城，卻不清楚這個城的面貌，這不是很可笑嗎？雖然對那種喜歡留下「到此一遊」的舉動，她深感不齒，但可以理解他們的心情，穿來這兒，她也想好好的一遊。

出門前，陳瀟瀟已經做過調查，基本上皇城區分四塊，東為權貴地盤，西為小吏平民區，南為商賈集中地，北為外來討生活的貧民區。

單從屬性，就可以看出四個區域的特色，鎮北侯府位於東城，不過她最感興趣的是西城，主要是這裡比較不會惹上麻煩，更符合她的身分。

西城最熱鬧的街道為正興街和正隆街，兩條街成十字，街道兩邊全是帶著院子的鋪子，只要能夠擁有一間這樣的鋪子，日子肯定可以過得美滋滋。不過，這種事只能想想，如今的她身上貼有奴才的標籤，可沒有置產的資格。

陳瀟瀟打定主意先從正興街街頭逛到街尾，再從正隆街街頭逛到街尾，不過剛剛抬腳準備踏入雜貨鋪，眼角就瞥見一道熟識的身影，陳晉文。

眉一挑，她跨出去的腳步立即轉了方向，看著陳晉文進去仁心堂，她覺得應該跟過去瞧瞧。只是還沒等她穿過街道，就看見陳晉文從仁心堂走出來，她不禁遲疑，是跟著陳晉文，還是進仁心堂瞧瞧？

沒等她做出決定，就瞧見蹲在街邊的某人突然跳起來跟上去，這是什麼情況？

由不得她想東想西，趕緊跟了過去。

陳瀟瀟沒有受過訓練，左轉右轉，兩三下就不知自己身在何處，還好對方也是跟蹤者，速度不快，她才沒將人搞丟。可是一轉眼，她就笑不出来了，突然遭人捂住嘴巴拖進巷弄，今日是她的末日嗎？

「妳在搞什麼鬼？」

聽見傅謹之的聲音，陳瀟瀟緊繃的身子瞬間放鬆，一把扯開捂著嘴巴的手，她轉身瞪人，「你幹啥嚇人？」

「妳不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嗎？」

陳瀟瀟想了想，指著自己，「我不就是黃雀嗎？」

「錯了，真正的黃雀還在後面，妳只是一隻螳螂。」

陳瀟瀟瞪大眼睛，「我被人家盯上了？」

傅謹之好想敲她的腦袋瓜，她不是高材生嗎？「妳可知道跟蹤的人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傅謹之氣笑了，「不知道妳還敢跟蹤？」

「他跟蹤陳晉文，我就跟蹤他啊。」

「我預料妳會死得很快。」

「你幹啥咒人死？」

「妳連自個兒招惹的是什麼人都不清楚，難道不會死得很快嗎？」他只是實話實說。

嘟著嘴，陳瀟瀟惡狠狠的瞪著他，冷靜下來也知道他所言不假，這麼莽莽撞撞的跟蹤人，萬一惹上京城的地痞流氓，真的會死得很快。

「雖然我答應妳可以自由出門，可不許妳亂來，別忘了，現在的妳可是我的丫鬟，某一部分妳代表我，一旦發生意外，妳落入對方手上，人家還以為是我授意的，若不幸對方跟我的政敵有關，我的麻煩就大了。」

陳瀟瀟一聽，氣勢頓時弱了下來，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是啊，妳不是故意，妳只是沒認清楚自己的身分。」

陳瀟瀟炸毛了，「你有必要強調我丫鬟的身分嗎？」

「這不是事實嗎？」

「……」對，這是事實，她的日子才會過得如此憋屈。

「不要以為這兒是西城，住的大部分都是平民老百姓，他們有一點勝過妳，他們是自由之身。」

陳瀟瀟好氣，可是再生氣也不能揍人，因為他是她的主子。

「若是妳沒能力約束自己，以後還是別出門了。」他平心而論。

「你已經答應我了。」

「我答應妳，但妳要懂得尊重我，不要給我惹麻煩。」

陳瀟瀟覺得很無辜，但又無法反駁，為了防止她惹麻煩，他當然可以禁止她出門。

「陳晉文是誰？」

陳瀟瀟緊抿著嘴，不想回答。是誰又如何？難道可以改變他的立場嗎？

「妳不說我也知道，陳晉文是妳的親人。」

陳瀟瀟撇了撇嘴，他們同姓陳，她又這麼關注，若他猜不到，那就奇了。

「無論妳遇到誰，今日這種事再發生一次，妳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，我不會再允許妳踏出大門一步。」傅謹之覺得對付她還是用威脅比較省事。

「知道了。」嘴上這麼說，她卻忍不住對著他做了一個鬼臉。

愣了下，傅謹之的唇角不自覺上揚，還伸手摸她的頭，「孩子氣。」

陳瀟瀟懵了，怎麼畫風一下子轉了一百八十度？

「走吧，回去了。」傅謹之轉身走向剛剛閃進來的側門。

回過神來，陳瀟瀟連忙道：「等一下，我還沒逛街。」

「今日到此為止。」

「不行，我今日一定要去仁心堂。」她也沒心情逛街了，但想去仁心堂看看。雖然穿來這裡就遇到被賣的狀況，可是進鎮北侯府之前，得了傅謹之的同意，她先回家收拾行李，因此很確定陳家並不住在皇城裡，而是在城外的明花村，搭馬車進城要一個時辰，其他交通工具可能要花上半日，因此陳家約十日才進城一趟，前幾日陳晉文才來鎮北侯府找她，今日怎麼又來皇城了？

傅謹之轉身看著她，「這是為何？」

「呃……我要去買藥材。」

「府裡多的是藥材，過幾日我幫你弄的藥房就好了，那裡備齊了整個京城可以買到的藥材，若是缺了，你只要告訴何總管，他會採買送過去給你。」

陳瀟瀟恨恨的咬牙切齒，這個人一定是故意的！

「好啦，可以回去了吧。」

陳瀟瀟懶得跟他糾纏，回去就回去，反正這會兒去仁心堂也不見得有收穫，不過，還是得找個機會去一趟。

雖然隨時想去仁心堂都可以，但陳瀟瀟喜歡今日事今日畢，尤其傅謹之下了一個指令——不可以連著兩日出門，除非得到他的許可。這不是擺明要吊著她幾日嗎？她又不敢真的跟他鬧，無論是上一世還是這一世，他都算是她的上司，她想跟他吵、跟他鬧，真的要好好衡量，免得偷雞不著蝕把米。

輾轉反側睡不著，陳瀟瀟索性出了房間，坐在圍欄上擼貓。

她原本想賞月，但是半夜喜歡出遊的皮皮見到她，立馬靠過來，為了防止皮皮爬到頭上撒野，她只能將牠抓進懷裡，然後就不自覺的擼起貓來。

不知為何，她總有一種感覺：只要走一趟仁心堂，便能印證她的懷疑。

最近她有空就搜尋原主的記憶，但太久遠的事情原主也記不清楚了。總之，陳家的日子還算不錯，甚至有能力供應小弟讀書，不只是因為她爹有一手打獵的好本事，也因為她娘是大夫，醫術得到認可，明花村附近村落的居民生病都會找她娘看病，爹還常常陪娘上山採藥，偶爾採到高檔的藥材，爹娘可以一整年不工作。正因為如此，娘竟然為了五十兩銀子賣了她五年，她無論如何也想不通，真正疼愛子女的人家，絕對不會為了五十兩賣孩子。還有，娘是大夫，肯定有固定往來的藥鋪，若需要昂貴的藥材，憑著交情先賒欠，不至於得不到通融。

再三琢磨，她的結論還是如同之前的懷疑——娘將她賣給傅謹之是基於保護，這一點待她去了仁心堂，確認娘跟仁心堂的關係後便能確定。

「怎麼不睡覺？」傅謹之悄悄來到她身邊。

陳瀟瀟沒好氣的瞥了他一眼。

「難道因為我不讓你去仁心堂，你就不睡覺？」

「你不知道事情做到一半的感覺很差嗎？」她口氣很差的道。

「我這是在保護妳。」

陳瀟瀟微微挑眉，「保護我？」

「我不是說妳是螳螂嗎？」

陳瀟瀟怔愣了下，「你是說有人會在那兒等著我？」

傅謹之點了點頭，「我不知道妳去仁心堂的目的何在，只怕妳一靠近仁心堂，就會被人家盯上，所以短期之內，妳最好不要踏進那兒半步。」

陳瀟瀟斜睞著他，「我真的被盯上了？」

「若不是妳被盯上了，我不會輕易出手。」他在這兒不過混了半年，覺得暫時老老實實過日子比較穩妥，誰知道吃個飯就遇見堂而皇之跟蹤人家的她，後面還綴著一條猥瑣的尾巴，這麼明晃晃的麻煩他能置之不理嗎？

陳瀟瀟張著嘴巴半晌，摸了摸鼻子，「我沒有經驗嘛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，下次遇到了，還會再來一次？」

「呃……我會更小心一點。」

「妳再小心也不是人家的對手。」

陳瀟瀟惱怒的瞪著他，雖然他說的是事實，但也用不著一直潑冷水吧。

傅謹之毫不在意她的不悅，自顧自的又道：「妳最好記住，妳只是一個外來者，張揚的亮出爪子對妳一點好處都沒有，低調才是王道。」

沒錯，低調才是王道，可是，她真的很討厭這種憋屈的感覺。

「仁心堂就在那裡，又不會長腳跑了，妳何必如此著急？」

「我剛剛不是說了，我就是不喜歡做事做一半。」

傅謹之嘆口氣，搖著頭，「妳得學習忍耐，這是為妳好。」

陳瀟瀟沒好氣的哼了一聲，甩頭，她還不夠忍耐嗎？從自由之身變成奴才，若還不知道凡事不能由著性子，她早就沒命了。

咬著下唇，陳瀟瀟努力控制情緒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我不可能一個月不出門。」

「我不是教妳不出門，避開那兒就好。」

無論能否接受，陳瀟瀟知道他確實是基於安全考量才如此要求。

「夜深了，妳還是趕緊上床睡覺，早上爬不起來，挨了罰，可怪不了別人。」

她哼了一聲，跳下圍欄，將皮皮往地上一放，轉身回房睡覺。

來到這裡，除了失去自由之身，陳瀟瀟最恨的就是不能賴床。她一直覺得賴床是很幸福的事，明明醒過來了，卻寧願蹭著被子在床上翻來覆去，這說明什麼？她用不著趕著起床幹活，有時間可以隨意揮霍，這不是一種幸福嗎？

此時天亮了，她卻完全不想動，誰教她睡不到兩個時辰，連平日一半的時間都不到，這對她而言簡直是酷刑。總之，她豁出去了，什麼都不管，只想賴床。

嘩啦一聲，某人的幸運瞬間灰飛煙滅，還整個人被浸濕了。

陳瀟瀟不慌不忙的坐起身，瞪著罪魁禍首，「妳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日上三竿還在睡，妳以為自己是誰？」玉茜不齒的冷哼一聲，「還沒飛上枝頭當鳳凰，就以為自個兒是鳳凰，我還沒見過像妳這麼不要臉的人。」

陳瀟瀟強忍著滿腔怒火，雙腳移至地上，冷冷的抬頭看著玉茜，「妳是野蠻人嗎？不知動口不動手嗎？」

「我也想動口不動手，可惜妳睡得像隻死豬一樣。」

死豬？陳瀟瀟唇角一抽，這個女人嘴巴可真壞！「妳確定動過口？我自信警覺性很高，若是妳出聲喚我，我不可能沒聽見。」

「我喚妳前前後後有一刻了，若是妳不信，可以問玉容。」

眼睛微微一瞇，陳瀟瀟相信玉茜不會在這事上頭說謊，玉容性子正直，其實不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丫鬟，幸好她的主子是傅謹之，他非常重視奴才的品性，玉容深得傅謹之看重，因此沒有人敢動她。

「怎麼了？妳不會以為玉容偏袒我吧。」玉茜出聲打斷她的思考。

「我可沒說。」

「妳不相信玉容，還可以問其他人，見到我喚妳的人可不少。」

「妳怎麼喚我？喵喵叫嗎？」一頓，陳瀟瀟接著咯咯笑，「若是如此，即便醒著，只怕也聽不見吧。」

「妳……我犯不著跟妳玩這種把戲。」

「是嗎？妳確定不是喵喵叫？」

「我叫得夠大聲，就是傳遍不了整個澄明堂，也足以教妳聽見。」

陳瀟瀟若有所思的撫著下巴，「這就奇了。」

眉心一跳，玉茜目光轉為厭惡，深深的看了陳瀟瀟一眼，「人啊，最好認清楚自個兒的身分，烏鵲就是烏鵲，成不了鳳凰。」

陳瀟瀟張揚的挑起眉，「我何時說過要當鳳凰？」

「妳敢說沒有這個心思嗎？」玉茜瞅著她的眼睛問。

「沒有，我看有心思的人是妳吧。」

「妳！」

「我怎樣？為何知道妳藏在內心深處的心思？」陳瀟瀟好笑的擺了擺手，「這有何困難？當大丫鬟的不都以為會升格當姨娘嗎？」

玉茜氣炸了，憤憤不平的指著陳瀟瀟，「我才沒有妳那麼齷齪！」

她一掌拍掉玉茜的手，一副理所當然的道：「若妳沒這種齷齪心思，又怎麼會認為我想飛上枝頭當鳳凰？」

玉茜氣急敗壞滿面通紅，可是一句話也擠不出來。

「我可沒興趣當小妾姨娘，妳用不著將我當成敵人。」陳瀟瀟再一次擺手，「出去，我要更衣。」

玉茜惡狠狠的瞪她一眼，惱怒的轉身離開。

陳瀟瀟撥了一下濕答答的頭髮，合理懷疑玉茜刻意朝她頸項上潑水，是企圖教她著涼。雖然現在是夏日，但是太不當一回事還是會著涼。

她簡單梳洗一下，換好衣服，並沒有急著出去，而是像隻小狗在房裡四處吸了吸

鼻子。

她感覺睡不到兩個時辰，但玉茜用了一刻鐘喚她，她竟毫無回應，這說明什麼？她被人家下了迷藥……不，正確說法是，她在沉睡時吸入含有迷藥的煙霧，而且此人算準時間，待藥效散去，她醒來時意識會有些迷糊，見外面天色不是很明亮，直覺以為是卯初，再算一下她過了子時方睡，還不足兩個時辰，賴一下床也無妨，怎知已經入了人家挖的坑裡。

陳瀟瀟並沒有聞到迷藥的味道，這在她的預料中，房門一開，殘留的迷藥味很快就會散去，再加上玉茜提了水往她身上潑，順勢將附依她身上的迷藥洗去，怎麼可能還聞得到迷藥的味道？

看樣子，她不能再不長心眼了，今日的算計明顯出自玉茜之手，很可能只是想整一下她，但也有可能為了更大的計謀進行鋪陳。

唉！她還以為有傅謹之罩著，用不著面對後宅陰私，更別說自己有醫術傍身，沒人敢跟她過不去，可如今看來她太輕敵了，女人的嫉妒心有很多種，主子只要待你與眾不同，你就是注定成為別人的眼中釘。

嘆了口氣，陳瀟瀟打起精神，拿起浸濕的被子走出去。

「啊——嚏——」陳瀟瀟用手絹捂著鼻子，覺得今日真是不順，不過是被澆了一盆冷水，好像著涼了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玉容擔心的靠過來。

陳瀟瀟努力擠出笑容，「沒事，可能是有人瞧我不順眼，偷偷罵我。」

玉容一時怔住了，不知道如何反應。

陳瀟瀟又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，她可不承認自己如此虛弱，一盆冷水就病了，仍堅持道：「究竟是誰那麼討厭我？罵幾句就好了，幹啥一直罵個不停？」

回過神來，玉容提醒道：「你要當心一點，病了可不能侍候。」

陳瀟瀟不解的眨著眼睛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「病了侍候主子，萬一傳染給主子，怎麼辦？」

陳瀟瀟立馬明白了，這就是階級的差別待遇，奴才病了，不能靠近主子，可是主子病了，奴才得近身侍候，若因此被傳染了，只能怪奴才的身子太不爭氣。

「這幾日你要當心一點，一旦起不了床，就會被送到莊子上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我真是太小看某人了，手段比我以為的還高。」她還以為玉茜今日之舉只是為了整她，沒想到人家圖謀的更大，若是遇到必須將她送到莊子的情況，傅謹之也莫可奈何，而尋常人一旦去了莊子，小命只怕保不住。

「嗄？」

陳瀟瀟笑著搖搖頭，「沒事，我待會兒吃藥就好了。」

玉容怔愣了下，「對哦，我都忘了你是大夫。」

「我的醫術還不錯，尋常的小病還不至於教我下不了床。」陳瀟瀟狀似不經意的朝著玉茜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「那就好。」

陳瀟瀟微微挑起眉，「妳擔心我被送去莊子？」

頓了一下，玉容婉轉的道：「莊子上的條件不好，一個風寒往往反反覆覆折騰上一兩年，一兩年後主子也記不得妳了。」

「府裡經常有丫鬟被送到莊子嗎？」

「那倒沒有。」

略微一想，陳瀟瀟就明白了，「不值得成為對手的丫鬟犯不著送到莊子。」

聞言，玉容尷尬一笑，沒錯，若非主子看得礙眼想要送走，一般落到送往莊子的丫鬟都是前途可期，才遭人算計。

「凡是人都會生病，尤其入冬，生病的人肯定更多，想必爬不起來的也不少，若因此必須送往莊子，莊子怕是住不下吧。」

遲疑了下，玉容抿了抿嘴，輕聲道：「玉茜不是什麼惡人，只是習慣了大丫鬟的光環，無法忍受別人不將她放在眼裡。」

陳瀟瀟歪著頭看著玉容，兩眼瞪得好大，「我有不將她放在眼裡嗎？」

「妳看不上她不是嗎？」

「我怎麼沒發現？」陳瀟瀟突然氣虛了，因為骨子裡她還是上一世那個擁有專業的醫生，而玉茜這個人沒多大本事，脾氣卻很壞，她難免就瞧不上眼。

「妳是有大本事的人，妳看不上我們這種一出生就是奴才的人，我可以理解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一直以為自己的態度很好。」

「妳的態度沒有不好，只是刻在骨子裡的驕傲是抹不去的。」

「……」她不敢自詡學霸，但也是個高材生，從小就有驕傲的本錢。

「妳不要太小看玉茜，沒有本事，她當不了四爺的大丫鬟。」

「是。」她不認為玉茜有多大本事，但後台絕對夠硬。鎮北侯府的奴才大都是家生子，像她這樣的空降部隊真的少之又少，而且不可能擺放在重要的位子上，主要是為了安全考量，畢竟半路買進來的很有可能是別人埋的釘子，因此大戶人家還是會從奴才的子孫裡尋找侍候的人。

「對了，妳最近還是別出門。」

聞言，陳瀟瀟不由得苦笑，「大家對我出門一事是不是很介意？」

「這倒不是，只是這事最容易教人逮到小辯子。」

陳瀟瀟明白了，玉茜可能會藉此對她出手。「我記住了，謝謝妳。」

「妳是大夫，能夠待在主子身邊再好不過。」

「主子身邊有妳這種忠心耿耿的丫鬟再好不過。」這是陳瀟瀟的真心話。

「這不是應該的嗎？」

陳瀟瀟嘿嘿一笑，她們根本不是同等級的人，無法達成共識，還是少說幾句吧。

玉容不是非要陳瀟瀟給出回應，反正該說的都說了，她還是趕著幹活去。

陳瀟瀟對自己的醫術絕對有信心，不過，這不代表她是銅牆鐵壁、不怕冷，事實

上，她是個極怕冷的人，所以睡得再深沉，半夜冷風一吹，她還是會打哆嗦醒過來。

半夜醒來看著敞開的窗子，她並未放在心上，只當自己睡前忘了關，可是連著三日醒來面對相同情景，而她又記得睡前確認過都關了窗，畢竟天氣漸涼，入夜更能強烈感覺到冬天的脚步近了。眼前的情況明明白白告訴她事情不對勁，有人在算計她，當然，她直覺想到是玉茜，問題是，這三日玉茜休假回家探視父母，換言之，連成為嫌疑犯的資格都沒有，這可教她傷透腦筋了。

陳瀟瀟坐在台階最上方，雙腳併攏，雙手交叉環抱，下巴枕在雙膝之上，腦子不停的思索，若不是玉茜，那會是誰？當然，這不表示玉茜沒有嫌疑了，玉茜可以收買人幫忙，只是她覺得玉茜不會為了這麼一點小事，將把柄送到其他人手上，除非她是個蠢的。

其實，玉茜在她眼中不是什麼聰明人，又不是愛慕傅謹之盼著當姨娘，幹啥跟她過不去？

「妳在想什麼？」

陳瀟瀟完全沒有感覺到身邊多了一個人，腦子一一將澄明堂的人過濾了一遍，實在找不出哪一個會跟她過不去，基本上，她人緣不差，畢竟她懂醫，絕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跟她交好。

傅謹之用力推了她一下，待她回過神抬頭瞪他，他舉起右手敲她的額頭，「妳想什麼想得如此專注，說來聽聽。」

「沒……」陳瀟瀟突然打了一個大噴嚏。

「妳著涼了？」傅謹之很自然的伸手摸陳瀟瀟的額頭。

她不由得一僵，心跳莫名加速，感覺心臟好像要迸出胸口。

「好像有一點發燒。」

「小事，沒什麼，我吃個藥就好了。」陳瀟瀟慌亂的推開他的手。

「妳都發燒了。」傅謹之覺得她太輕忽了，這個時代醫術落後，小病也可能要了人命。

「發燒沒什麼不好，人在生病的時候發燒，算是一種保護的本能，適度發燒可以提升免疫系統，甚至有研究顯示退燒藥會壓抑免疫反應。」

「停！」傅謹之舉起雙手打斷她。

陳瀟瀟冷冷的道：「我說完了。」

傅謹之忍不住瞪人，半晌，有些惱怒的道：「雖然妳是大夫，但我發現妳一點也不會照顧自己，發燒了還坐在這裡吹風，也不怕晚上燒起來，病情加重，明日爬不起來。」

「我已經吃過藥了，晚上包著被子好好睡上一覺，相信明早就會好多了。」前提是，沒有人嫌棄她病得不夠重，半夜又偷開她房間的窗子。

傅謹之一副不相信她的樣子。

陳瀟瀟翻了一個白眼，「我是大夫。」

傅謹之站起身，率先走下台階，「妳跟我來書房一下。」

「幹啥？」陳瀟瀟突然生出一種心慌慌的感覺，是不是發燒的關係，怎麼感覺整個人都亂了？

傅謹之回頭瞥了她一眼，「妳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丫鬟？」

陳瀟瀟唇角抽動了下，還真的忘了。

「趕緊跟上。」落下話就走人。

陳瀟瀟輕輕拍了拍自己的臉，打起精神，可別因為發燒就胡思亂想。

兩人一前一後進了書房，傅謹之示意陳瀟瀟在軟榻的一邊坐下，然後從多寶櫃上拿下一個匣子，放在榻几上，接著在軟榻的另一邊坐下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她好奇的問。

傅謹之打開匣子，裡面放著一顆藥丸，「妳能否查出這玩意兒的成分？」

陳瀟瀟拿起匣子，放到鼻子前面聞了聞，頓了一下，搖了搖頭，「我鼻子這會兒不太靈光，聞不出來。」

「這玩意兒應該不是一兩樣藥材製成的，妳的鼻子就是通了，應該也聞不出來有哪些成分吧。」

陳瀟瀟撇了撇嘴，「你少瞧不起人了。」

他驚訝的挑起眉，「妳可以聞得出來？」

「我不確定，但是分量足夠，應該可以聞出來，不過，真的想確定所有的成分，可能得嚥過吧。」

聞言，傅謹之不由得皺眉，「非要嚥過不可？」

「你沒聽過神農氏嚥百草嗎？」陳瀟瀟輕抬臉，努力驅散越來越不適的感覺。

略微一頓，傅謹之不安的道：「我知道神農氏的傳說，樣貌奇特，除了頭和四肢，全身都是透明的，就是水晶肚，只要嚥到的藥草有毒，內臟就會呈現黑色，因此什麼藥草對人體哪個部位有影響可以輕易知道。後來神農氏服了太多毒草，積毒太深，又因試了斷腸草，腸子節節俱斷，死了。」

陳瀟瀟彷彿聽見一群烏鵲從頭上飛過。「那是神話故事，不用太認真。」

「是妳說神農氏嚥百草。」

陳瀟瀟擺了擺手，不想在這上頭糾纏。「總之，你只要知道味覺比嗅覺更可靠。」

「我是擔心這玩意兒的成分有問題，會危及妳的性命。」他知道試藥不是好事。

「你放心，又不是大量，不會有事。」何況她當然會先做檢驗再入口，只是懶得和他多說。

「妳需要多久的時間？」

陳瀟瀟感覺頭越來越重，不由得甩了甩頭，想甩去那種昏沉的感覺，「待我感冒好了，一兩日應該就可以確定了。」

傅謹之很快就察覺到她的異樣，連忙喚明安請大夫，不過讓陳瀟瀟攔了下來。

「我只要好好睡一覺就好了，不過，可以借你的書房嗎？」若今晚再遭到算計，她真的不能保證病情不會加重，而澄明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傅謹之的書房，大概是這兒有重要的文件，書房外面不時有暗衛守著，閒雜人根本靠近不了。

傅謹之直接起身走過去抱起陳瀟瀟，這舉動嚇了她一跳，不過這會腦子昏昏沉沉，

她又無力反抗，只能由著他將自己放在屏風後面的臥榻上。

「妳就放心在這兒好好睡上一覺。」

「謝謝。」陳瀟瀟翻了身，閉上眼睛很快就睡著了。

傅謹之俯下身，靜靜的看著她半晌，伸手摸著她的額頭，溫度未明顯上升，只是還發著燒，實在教人不放心。他轉身吩咐明安去取冷水和毛巾過來，一邊守著她，一邊用冷毛巾幫她降溫。

陳瀟瀟真的很了解自己，好好睡一覺醒來，精神果然恢復了大半，再吃個藥，基本上就好了。不過，還沒等她重新生龍活虎，門房前來告知，她家裡出事，請她趕緊回家一趟。

雖然此事透著怪異，但她不能不管，趕緊收拾東西去找何總管，可何總管不在，她只能交代小廝傳達便匆匆出了門，找了一輛騾子車趕回明花村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陳瀟瀟原以為會白跑一趟，沒想到家裡真的有麻煩了，整個家好像經歷颱風肆虐，從裡到外，滿目瘡痍。

「姊姊怎麼回來了？」陳晉文嚇了一跳。

陳瀟瀟微微挑眉，「不是你們讓我回來的嗎？」

「我們讓妳回來？」

陳瀟瀟不在意的擺了擺手，很顯然有人在算計她，對方是真知道她家出事還是湊巧……她原本就覺得有一個很大的謎團罩著自己，如今感覺更不妙了。

「爹娘和運兒呢？」

「爹陪娘出診，我送運兒去學堂後便上山採藥，只比妳早一步進門。」

陳瀟瀟覺得腦子更混亂了，當她接到通知時，對方正潛入家裡作亂，若說湊巧，她認為可能性不大，倒像是存心教她回來見到這個場面，目的是什麼？刺激她，好教她亂了陣腳曝露出什麼嗎？

這樣的推測好像合理，可是她一點頭緒也沒有，怎麼自亂陣腳？

她搞不清楚狀況，但是爹娘呢？家裡被人搜得底朝天，爹娘絕對不會毫無感覺，只是對方圖謀什麼、為何要她回來，這要等爹娘回來解答了。

暫且擋下腦子裡的思緒，陳瀟瀟開始動手整理，同時提醒陳晉文，「你先進屋內檢查一下，可有什麼東西丟了？或者，有什麼地方被仔細搜索過？」

陳晉文這才反應過來，連忙進屋內檢查。

一個時辰後，姊弟兩人終於坐下來喝茶歇息。

「怎麼樣？」

陳晉文搖了搖頭，「我不能確定，我和運兒的房間應該沒少什麼，至於爹娘的房間，還是要等他們回來檢查確認。」

「哪些地方被搜得最仔細？」她問。

「我覺得應該是書冊。」

「書冊？」

「對，好多書冊都有翻閱過的痕跡。」

撫著下巴，陳瀟瀟細細琢磨，對方要找的很顯然是某本書，而且肯定是絕無僅有的一本書，很有可能是所謂的孤本，可若說陳家有價值連城的孤本，她很難相信，因為家裡連醫書都不多，這個時代書籍很貴，尤其有專業知識的書籍更是可遇不可求，究竟什麼書值得對方鬧出如此大的動靜？

「姊姊是不是有什麼想法？」

陳瀟瀟自嘲一笑，「我連看都看不懂，能有什麼想法？反倒是你，最近有沒有察覺到什麼不對勁的事？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

傾身靠向陳晉文，陳瀟瀟陰惻惻的看著他，「真的沒有？」

陳晉文不自覺的往後一退，支支吾吾的道：「沒……真的沒有。」

她嗤笑一聲，戳了戳陳晉文的額頭，「沒本事撒謊就別撒謊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不說也無所謂，我想知道的總會知道。」

頓了一下，陳晉文不自在的想轉移話題，「姊姊還是趕緊回去吧。」

陳瀟瀟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，「我好不容易回來一趟，你竟然就要趕我走！」

他忙不迭的搖頭，「不是，有人冒充我們請姊姊回來，這明顯是在算計姊姊，姊姊還是趕緊回去。」

「我已經回來了，這會兒回去已於事無補，還不如順道多住幾日。」陳瀟瀟從來不是個好性子的人，任人家算計到這個地步還無動於衷。今日她必須留下來，與娘促膝長談，她不相信今日之事娘毫無頭緒。

「這……」

「我們是一家人，我無法置身事外。」

陳晉文沉默了，是啊，他們是一家人，沒有一人可以置身事外，要不，對方何必冒充他們將姊姊騙回來？

他知道娘有心事，也感覺到四面八方如同毒蛇般的眼光，他們每日過得提心吊膽，但僅止於此，家裡究竟遭遇到什麼事，娘為何獨獨送走姊姊，這只有娘知曉了。

陳瀟瀟摸了摸肚子道：「我肚子餓了，先弄吃的吧。」

陳晉文這才想到自個兒也沒用午膳，連忙起身進了廚房。

雖然光明正大的回家，但陳瀟瀟不敢真的留下來住上幾日，畢竟她當丫鬟的年資不足，這事落到有心人口中，說不定藉機將她打成「逃奴」，為免生出是非，她還是早一點回去比較妥當，只是，她要如何開口，娘才會向她坦白呢？

娘不說，想必有娘的考量，但她必須知道真相，不是出於好奇，乃因她也是這個家的一分子，不能不管家人的死活，自顧自的躲在權貴的安樂窩裡。

反覆再三琢磨，陳瀟瀟得到一個結論——開誠布公，說清楚自己的立場，相信娘總會鬆動的。可是她三番兩次靠近娘，娘根本不給她開口的機會，轉身便去忙

其他的事，以至於夜深了，她連破題的機會也沒有。

陳瀟瀟對著夜色重重嘆了口氣，難道這一趟注定白費力氣？

「明日一早就要回鎮北侯府了，怎麼還不睡？」何芸娘輕聲一嘆，挨著女兒坐下。陳瀟瀟有些意外，娘不是避之唯恐不及，怎麼這會自個兒送上門？眉一挑，她大剌剌的道：「娘不是知道嗎？家裡有事，我如何睡得著？」

頓了一下，何芸娘苦笑道：「妳這丫頭以前不會如此直接。」

「如今我是鎮北侯府的丫鬟，不可能一直待在這兒，若不直接一點，何時有機會問清楚說明白？」

何芸娘不想說，其實動機很單純，因為擔心越多人知道反而越不好，可是躲躲藏藏那麼多年，還是被人找到了，甚至教人緊盯著不放，無論走到哪，都甩不去那股令人窒息的感覺，說或不說在她看來已經沒有區別，只是有些事說不得，也是為了保護孩子。

「娘還是不說嗎？」陳瀟瀟開口。

「娘就是想說，也說不清楚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娘不知道對方想要什麼，只是知道這件事與我師兄有關。」

「娘的師兄？」

「他是個太醫，醫術精湛，連我師傅都誇他是杏林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。」

太醫？陳瀟瀟眼睛微瞇，感覺不太妙，他們很可能惹上天大的麻煩。

「師伯如今在哪兒？」

「十四年前師兄摔馬從太醫院退下來，後來帶著母親妻子返回老家，途中遭遇盜賊，全家死於盜賊之手。」

陳瀟瀟怔住，死於盜賊之手？

何芸娘瞥了她一眼，接著又道：「妳想必察覺到了，他們死得並不單純，應該是有人藉盜賊之名殺了他們全家。」

陳瀟瀟同意的點點頭，又不是商隊有利可圖，盜賊有必要大開殺戒嗎？更別說人家是太醫，應該有不少靠山，盜賊動這樣的人，豈不是太不長眼了？

「官府沒有調查嗎？」她又問。

「官府調查了，但是一無所獲。」

略一思忖，陳瀟瀟就明白了，「有人壓下來。」

「沒錯，且很可能是權貴，要不，不會沒有人站出來為師兄一家申冤。」

陳瀟瀟忽然覺得心情低落，官場就是這麼現實，不是生死至交，又沒有利益可圖，人家幹麼為了你一個死掉的人得罪權貴？

「不過，為何會牽扯上娘？」

「師兄就我這麼一個師妹，對方在師兄那兒找不到想要的東西，懷疑到我頭上不是很正常嗎？」

陳瀟瀟若有所思的挑眉，怎麼覺得娘言詞之間帶著遲疑？「這倒也未必，若娘跟師伯少有往來，對方應該不會注意到娘。」

「我與師兄往來不多，但與仁心堂的姚師伯往來密切，因此許多人知道我是周太醫的師妹。」

「仁心堂的姚師伯？」

「他是我師父的師兄。」

「娘真的不知道對方在找什麼東西嗎？」

何芸娘搖了搖頭，「師兄死得突然，根本沒留東西給我，我也無從查探。」

是嗎？為何覺得娘應該知道，只是不想告訴她？陳瀟瀟甩了甩頭，這幾日身子不適，今日又匆匆忙忙趕過來，沒能好好調養，這會兒一下子接受這麼多東西，腦子實在消化不了，她得靜下來慢慢梳理。

「娘想妳，娘會去鎮北侯府看妳，以後妳不要隨意跑回來。」

陳瀟瀟微蹙著眉，「即使不回來，我還是娘的女兒，娘以為我能夠置身事外嗎？」

何芸娘張著嘴，卻一句話也吐不出來。

「娘為何要將我賣進鎮北侯府，我也不想追問了，但是想提醒娘，我的身分再怎麼改變也斷不了我們的母女關係，娘不要老想著跟我劃清界線。」

好半晌，何芸娘才緩緩的道：「娘確實思慮不周，但還是希望妳盡可能待在鎮北侯府，不要隨意跑回來。」

陳瀟瀟覺得她們母女倆溝通不良，還是別說了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，趕緊回房安置，明日一早我讓妳爹送妳回鎮北侯府。」何芸娘說道。

「難得回來一趟，我要多住幾日。」陳瀟瀟隨即起身穿過門廊，走回房間。

何芸娘目送女兒回房，無奈的輕聲一嘆。

若是可以，她何嘗不想將女兒留在身邊，可她的力量太薄弱，想守住女兒，只能為女兒尋找強大的庇護。

傅四爺為人正直、嫉惡如仇，鎮北侯府更是權貴中的權貴，深得皇上信任，堪稱無人可以動搖的靠山。為了將女兒送到傅四爺身邊，她費了很多心思，而事實證明，女兒在鎮北侯府真的很安全，同時還能護住師兄留下來的東西，這樣很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

第三章 發出訊號等救命

這一夜，當陳瀟瀟耳邊聽著蛙鳴聲，躺在床上輾轉難眠，暗忖是該跟娘耗上了在這兒住上幾日，還是明日一早就回去？殊不知與此同時，鎮北侯府的澄明堂已經亂成一團，因為傅謹之病倒了。

「謹兒一向很健康，怎麼突然發起高燒？」傅老夫人接到消息匆匆趕來澄明堂，見到向來強悍的小兒子無比虛弱的躺在床上，又急又心疼。

「今早他還提醒我要注意身子，說天氣轉涼，這個季節最容易著涼，怎麼他自個兒突然病倒了？」

沒有人敢說話，他們全嚇壞了，主子一年難得生一場病，現在卻一聲不響的病倒了，這說明什麼？他們當奴才的侍候不好。老夫人仁慈寬厚又好說話，是全京城奴才心目中最嚮往的主子，可是她有個逆鱗——四爺，只要扯上四爺，就完全

無法溝通。

「明安，太醫怎麼說？」

明安身子一僵，小心翼翼的道：「四爺最近太累了，今日趕著出門吹了風著了涼，不過四爺底子好，休息個一兩日就好了。」

「哼！這根本是瀟瀟那個臭丫頭害的！」玉茜的聲音很輕，旁人不能聽得清楚，卻足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。

傅老夫人的目光轉向她，「妳剛剛說什麼？」

玉茜怯怯的看了床上的傅謹之一眼，「奴婢不敢說，怕主子怪罪。」

「凡是有我，妳說。」傅老夫人豈會看不出來玉茜的心思，往常若是人家跟她耍心眼，她絕不給對方機會，她雖喜歡與人為善，卻不傻，如今事關她的寶貝兒子，她可以暫不計較。

「是，瀟瀟那個丫頭實在太壞了，人都病了，還老是湊到主子面前，昨晚還直接睡在書房，肯定是她過了病氣給主子，害主子病倒了。」玉茜越說越憤憤不平。

聞言，傅老夫人微蹙著眉，轉頭看著明安，「瀟瀟是誰？」

「老夫人忘了嗎？瀟瀟是半年前主子買回來的丫鬟。」

略微思忖，傅老夫人想起來了，「那個懂醫術的丫鬟。」

「對，正是她。」

「她怎麼會睡在書房？」

明安微微走向前，以兩人聽見的聲音道：「四爺手上有一種藥丸需要她查驗。」

玉茜豎直耳朵，可什麼也沒聽見，不過她已經猜到，企圖藉著陳瀟瀟留在書房過夜的罪名，攆走陳瀟瀟的計劃怕是不成了。

「奴才就是奴才，再重要也不能壞了規矩，你家主子忘了，但你一定要記得，勸說不了，就跪在他面前，直到他改變心意。」

「是，奴才有錯，請老夫人責罰。」明安隨即要跪下，卻被傅老夫人伸手攔下。

「我知道謹兒的性子，遇到緊要事就不管不顧，這次就算了，但是不可再犯。」

「是，奴才謹記。」

傅老夫人四下看了一眼，「瀟瀟人呢？」

「瀟瀟從昨日早上就不見蹤影。」玉茜壓抑不住那股幸災樂禍，終於可以狠狠的告狀，真是太好了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傅老夫人明顯怒了。

「這……」明安也不清楚是什麼狀況，因為主子一回府就病倒了，然後忙著請太醫，根本沒有心思留意其他人，更不可能知道陳瀟瀟昨日出門至今未歸。

「老夫人有所不知，瀟瀟想出門就出門，根本沒將府裡的規矩放在眼裡。」玉茜打定主意今日絕對不放過陳瀟瀟。

傅老夫人看著明安，「有這種事？」

「這是經過主子同意。」

「這太不像話了，奴才就是奴才，豈能想幹啥就幹啥？」

玉茜笑著用力點頭，奴才就是奴才，卻比主子還自由，真是太可笑了！

明安不敢辯解，陳瀟瀟對主子來說不像奴才，倒像夥伴……這好像也不對，說是夥伴，主子對陳瀟瀟又格外的縱容，甚至有點寵愛。總之，他們之間有一種讓人摸不透又道不明的氛圍。

「雖然她懂醫術，能為謹兒所用，但不能因此就失了規矩，有道是『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』，你要時時在謹兒身邊耳提面命。」

明安哪敢對主子耳提面命？不過，這會兒他只能點頭應是。

「我將紀嬤嬤留下來幫你，有事儘管交給她。還有，瀟瀟回來，立馬將人押到榮安堂，我倒要看看她哪來的膽子忘了當奴才的規矩。」傅老夫人上前給小兒子拉了拉被角，摸了摸他的額頭，便轉身出了房門。

玉茜興奮的差一點失聲尖叫，走出房間整個人都快飄起來。真是太好了，老夫人出手，這下陳瀟瀟死定了！

「妳想借老夫人的手整死瀟瀟，難道沒想過這是踩到主子的底線嗎？」玉容急追上玉茜，今日之事她原想視而不見，可是兩人一路互相扶持走過來，不容易，她不願意玉茜執迷不悟的跟陳瀟瀟硬碰硬，今日看似玉茜如願算計了陳瀟瀟，事實上這是挑釁主子的權威，玉茜能逃得了主子的責難嗎？

玉茜不以為然的冷笑，「我有哪一句話說錯了？」

「這不是妳有哪一句說錯，而是主子最痛恨內鬥，妳可以不喜歡澄明堂任何人，但是出了澄明堂的門，我們的口徑要一致。」

玉茜可不認這個罪名，「我可沒有跑到澄明堂外面亂說話。」

玉容忍不住搖頭嘆氣，「澄明堂只有一個主子——四爺，妳對誰有意見，找四爺申訴，四爺就是再維護瀟瀟也不會怪罪妳，可妳今日之舉是轉個彎指控四爺不公，妳覺得四爺心裡會作何感想？」

「我……我只是回答老夫人的問題。」玉茜這才知道害怕。

「今日瀟瀟若是沒事，主子可能不會對妳做出重罰，一旦瀟瀟有個三長兩短，就不可能善了。」

「妳不必嚇唬我。」玉茜沒好氣的回嗆一聲。

「連明安哥對上瀟瀟都會避其鋒芒，妳自覺分量比明安哥還重嗎？」這正是玉容對陳瀟瀟多一份敬意的關係，明安哥算得上是主子的影子，沒有人比明安哥還了解主子，主子對陳瀟瀟是什麼心思，明安哥必然清楚。

玉茜不服氣的抬起下巴，「我所言句句屬實，老夫人絕對會護著我。」

這一點玉容倒是相信，若是老夫人不護著玉茜，以後要知道澄明堂的事就更難了，不過，玉茜再也別想得到主子的看重，這絕對不是玉茜想要的結果。

玉容搖了搖頭，懶得再說，轉身回去幹自個兒的活。

玉茜撇了撇嘴，邊轉身回房邊唸唸有詞，「真是沒出息，不過是一個沒有根基的丫鬟，也值得妳當成凶神惡煞嗎？」

陳瀟瀟終究沒能多住幾日，一用完午膳，便百般不願收拾東西踏上回程，並且婉

拒爹的護送，直接在村子口搭上騾子車進城。到了城門口，再更換城裡的騾子車返回鎮北侯府。

在村子口坐上騾子車時，她就察覺被人盯上了，卻假裝一無所覺，由著對方跟蹤她回鎮北侯府。娘為了保護她，將她賣進鎮北侯府，以為遠離家人她就安全了，不過正如同她所言，家人的關係是斷不了的，既然危險不可避免，還不如大大方方站在人前，說不定能清楚看見對方究竟要什麼。

經過一夜的沉澱，陳瀟瀟仔細梳理接收到的訊息，反而覺得更困惑。譬如，對方顯然不想讓他們知道在找什麼，要不，既然認定東西在娘身上，直接拿住娘拷問就好了，根本無須瞎子摸象自個兒亂搜，換言之，對方無意危及他們的性命，那麼娘為何要送走她？還有，為何送走的是她，而非兩個弟弟？

她似乎是開啟某個祕密的鑰匙，說不定走進對方視線裡能夠讓隱藏的事浮上檯面，所以她由著對方跟蹤，讓對方知道她身在何處。

對方沒有擄人的意思，她一路平安回到鎮北侯府，萬萬沒想到真正的麻煩在裡頭，她一踏進鎮北侯府，剛剛接到門房的警告，榮安堂的人就出現，然後她就被押到榮安堂，跪在傅老夫人前面。

陳瀟瀟傻眼了，現在這是什麼情況？

「拖下去打二十大板。」傅老夫人完全不給她申辯的機會，先打再說。

「等一下，我……奴婢想請問老夫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若非理智尚在，記得自己是個丫鬟，陳瀟瀟肯定開口罵人。

「怠忽職守。」若不是太生氣，傅老夫人不會輕易動陳瀟瀟，畢竟她對小兒子有很大的用處。

「我……奴婢怠忽職守？」尾音急促上揚，陳瀟瀟一臉不敢置信的樣子。

「妳是不是昨日一早就出府了？」

「家裡出事，奴婢必須趕回去，便向何總管請假，這是經過四爺同意的，只要告知何總管一聲，奴婢就可以出去。」

聽見家裡出事，傅老夫人不好直接喊打，但也不願意輕易放過她。

傅老夫人轉頭看著大丫鬟：「桂枝，妳去問何總管，昨日她出府前可有請假？」桂枝應聲退下。

陳瀟瀟突然生出不好的預感，若是今日這齣戲是有人算計好要對付她，那她請假的事被半路攔截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一盞茶後陳瀟瀟噩夢成真，桂枝帶回來的消息是一一何總管並未接到她請假的消息。

「這下妳無話可說了吧。」傅老夫人不敢相信陳瀟瀟竟然撒謊。

「奴婢真的有請假，只是何總管不在，奴婢請小廝轉達。」

傅老夫人懶得跟她說廢話，「拖下去打二十板。」

「老夫人，四爺又沒有禁止奴婢出門，奴婢沒必要為這種事撒謊。」陳瀟瀟急忙道，細皮嫩肉的她可禁不起板子。

傅老夫人已經不相信她，也不想跟她糾纏下去，索性道：「無論妳是否請小廝轉

達，妳未當面向何總管請假是事實。拖下去。」

兩個婆子一左一右將陳瀟瀟押到院子中央，那兒放著一個長條椅。

陳瀟瀟知道掙扎只是白費力氣，可她從來不是坐以待斃的人，即使已經趴在長條椅上，還在想法子扭轉局勢，她大聲道：「老夫人，就算奴婢怠忽職守，那也是關小黑屋，這是澄明堂的規矩。」

聞言，傅老夫人氣笑了，「我這兒是榮安堂，不是澄明堂。」

「老夫人將我送回澄明堂。」

傅老夫人舉起右手高喊，「打！」

啪！當板子重重打下來的那一刻，陳瀟瀟覺得自個兒死定了。

「老夫人，好消息，四爺醒了。」紀嬤嬤歡喜的走進榮安堂。

這一嚷嚷讓整個院子裡的人全望向紀嬤嬤，只有陳瀟瀟鬆了口氣，閉上眼睛，心想，她是不是得救了？不過四爺醒了是什麼意思？

傅老夫人高興的站起身，「請太醫了嗎？」

「明安已經派人去請太醫了。」

「好，我過去瞧瞧。」

「老夫人。」打板子的婆子有些不知所措，這下要繼續嗎？

傅老夫人後知後覺的想到陳瀟瀟，隨意的擇手道：「先扔進柴房，派人守著。」

雖然只挨了一下，但是對一向好命慣了的陳瀟瀟而言，算是被折騰得夠嗆了，這會一點力氣也沒有，不過有一件事她一定要搞清楚。

「四爺怎麼了？」

婆子沒有回答她，趕著將她扔進柴房。

「我問妳四爺怎麼了？」陳瀟瀟的火氣轉為強硬。

遲疑了下，婆子還是老實回道：「四爺因為妳的關係病倒了。」

「四爺病倒了？因為我的關係？」

「若不是妳過了病氣給四爺，四爺怎麼可能病倒？」

這實在太好笑了！「只要是人都會生病，憑什麼說是我過了病氣給四爺？」

婆子將陳瀟瀟推進柴房，陳瀟瀟整個人跌在地上，還好不是屁股朝下，否則，她一定會忍不住叫出聲。

「我勸妳還是安分一點，老夫人正在氣頭上，妳不受點罪，老夫人的氣不會消。」萬惡的階級制度！陳瀟瀟強忍著怒氣，笑盈盈的道：「謝謝妳的勸告，可是，我也提醒妳，我畢竟是四爺的丫鬟，我若出了什麼事，四爺的怒火不是任何人可以承受得住的。」

婆子很快就明白來了，「妳放心，老夫人派人守著，沒有人可以靠近這兒一步。」

是嗎？陳瀟瀟唇角一抽，就是牢房都可以找到漏洞，何況是榮安堂的柴房，若是有人要取她的性命，這裡絕對是下手的好地方。

「我在這兒的事，能否請妳轉告四爺的大丫鬟玉容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我是大夫，難保將來有一日妳用得到我，只是讓妳轉告玉容，又不是教妳偷偷

放我走。」傅謹之一定會找她，但傅老夫人若有意隱瞞，謊稱她請假回家，傅謹之不知道她在這裡，當然也不可能救她出去。她被關上一兩日沒什麼，萬一傅老夫人狠心拖上幾日，她不死也掉半條命。

「好，我幫你轉告。」深怕她再囉唆，婆子趕緊關上柴房的門離開。

陳瀟瀟小心翼翼坐起身，四下打量，這個柴房堆滿木柴，不過排列得很整齊，看得出來經常有人進出整理，對她來說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她雖然不怕老鼠，卻也不想時常聽見老鼠吱吱叫，這會讓她很煩躁。

左看右瞧，她找個乾淨又可以靠背的角落，靜靜窩在那。

醒來一會兒，待吃了碗粥，喝了藥，傅謹之這才真正回過神來。

「我沒事了，娘不必在這裡看著我。」傅謹之原本就是喜靜的人，這會兒身子不適，更討厭身邊圍繞著人。

「你可嚇壞娘了，早上見你精神得很，怎麼夜裡就病得不醒人事？」傅老夫人許久不見小兒子如此乖巧的樣子，捨不得離開。

「娘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很少生病，可一生病就很嚴重。」平日忙得昏天暗地，有點不適都會被他壓下來，待壓不住了情況可想而知。

「你年紀不小了，該成親了。」

傅謹之一時傻了，怎麼突然從生病跳到成親？

暫且不管這個，他可不想還沒融入這個時代就多了一個一板一眼的老婆。

「我還病著，這事以後再說。」

傅老夫人孩子氣的哼了一聲，「娘還會不知道你的性子嗎？差事擺第一，身體擺後頭，原本只是有點不適，不管不顧，最後就病倒了，若是身邊有個妻子細心照顧，這種事就不會發生了。」

這一點傅謹之倒是無法否認，上一世的他談過戀愛，有女友照顧時他很少病倒，因為身體稍有不適，女友不是催著他去看醫生就是幫他買藥，小病當然不會變成大病。

「我腦子還昏昏沉沉的，娘是不是應該等我有精神有力氣了再說？」

「娘先將適合的人選挑起來，你再看看哪個更合心意。」

傅謹之不想揪著此事不放，便隨意點頭應了，反正到時候有的是理由推拒。

「這幾日你留在家裡休息，娘讓翡翠留下來照顧你。」

傅謹之擺了擺手，「不必，澄明堂又不是沒丫鬟，讓明安喚瀟瀟過來就好了。」

傅老夫人一愣，一臉遲疑的道：「瀟瀟是那位懂醫術的丫鬟？」

「對，有她照顧，明日我就生龍活虎了。」

「可惜了，那丫鬟不在。」

「不在？」

「說是家裡有事，你病了也不管，匆匆忙忙趕回家。」

傅謹之微皺著眉，瀟瀟對陳家賣女相當不諒解，若非很重要的事，她不會挑在他

生病的時候急著趕回去。

「好了，由翡翠留下來照顧你。」

「瀟瀟不在，還有玉容、玉茜，娘忘了她們是我的大丫鬟嗎？」他同原主一樣不喜歡丫鬟侍候，原因當然不同，他對丫鬟印象不好，覺得丫鬟好像跟「爬床」掛勾，他見丫鬟就渾身不自在，而原主熱愛查案，行事簡潔俐落，受不了凡事太講究的丫鬟，只是大戶人家的公子身邊不能沒有丫鬟侍候，便留了兩個大丫鬟。

「你的丫鬟若侍候得好，你會病得如此嚴重？翡翠留下來，我比較放心。」傅老夫人留下翡翠不單是為了照顧小兒子，更是為了防止有人亂說話。

傅謹之覺得誰照顧都一樣，又不是沒手沒腳，更何況他喜歡自個兒動手，丫鬟就是個擺設，不同於明安他們……念頭一轉，他終於察覺到平日不離左右的人不見了。

「明安呢？」

「我讓明安休息幾日，好好反省，侍候主子要仔細一點，慶辛今日在府裡，若是去了外地，怎麼得了？」

當娘的心疼兒子，他一聲不響的倒下來，能不嚇壞嗎？傅謹之自知理虧，也就沒吵著讓明安回來當差。

「對不起，孩兒讓娘擔心了，等瀟瀟回來，我讓她開個藥膳，好好調養身子，絕對不會再發生今日這樣的事。」

傅老夫人臉色微微一變，難道要放那個丫頭出來嗎？不行，不狠狠修理一頓，她都忘了自個兒的身分，丫鬟就是丫鬟，該守的規矩就得守著，壞了規矩當然要受罰，否則人人有樣學樣，府裡豈不是亂了套？如今不好公開打板子了，至少讓她餓上幾日。

「娘，可以讓我見一下明安嗎？我有些事要吩咐他。」傅謹之終究不是原主，面對傅老夫人，難免收起骨子裡的霸氣，多一份客氣。

「不行，病了就要好好休息，事情再急也不急於一時，大理寺那兒，已經讓明安給你請了幾日假，你安心養病。」傅老夫人隨即轉頭交代翡翠，「好好照顧四爺，天大地大也沒他的身子重要，不准外面的人拿事情煩他。」

翡翠恭敬應是。

傅謹之聞言不由得苦笑，有必要搞得如此緊張嗎？算了，這會兒整個人還處在迷迷糊糊的狀態，眼前他還是先養好身子，屆時他要見明安，沒有人可以阻止，而且，陳家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，瀟瀟應付得了嗎？看來，他最好親自走一趟。

陳瀟瀟真的很慶幸自個兒還沒皮開肉綻就獲救了，要不，現在身上缺藥，夜裡又要忍受陰冷的情況下，她這條嬌嫩嫩的小命可能保不住。

雖然暫時保住性命，但再這麼繼續關下去，很可能餓死，守門的婆子只給水不給食物，這不是打定主意餓死她嗎？

第一次，她生出一種很深很無力的疲憊感，穿來這裡，首先面對被賣，失去自由

之身，還好買主是老鄉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而且有醫術傍身，她相信日子會越來越好，結果，一連串莫名其妙的算計，落到很可能餓死的地步，她真的是無語問蒼天，這是要亡她嗎？若是如此，何必讓她來此一遊？

陳瀟瀟轉過頭看著窗外，雙手環緊自己，蜷縮著身子，感覺暖和了一點，這時有聲音傳了進來——

「妳要快一點，還有，最好別出聲。」

「我知道，您放心，最多一刻，絕不會教人發現。」

接著，柴房的門打開一個縫隙，玉容鑽了進來。

她四下瞧了一眼，很快找到窩在角落的陳瀟瀟，然後快步走過來，不發一語的遞給她一個油紙包，幾近無聲的對她說：「快吃。」

陳瀟瀟也以相同的方式道了聲謝謝，便打開油紙包，取出包子咬了一口。其實她不太喜歡吃包子，尤其是肉包子，太過油膩，可是這一刻，包子在她口中成了珍饈美味，好吃得讓她想哭。

因為時間有限，玉容沒等陳瀟瀟吃完包子，推了推她，指著自個兒的嘴巴，示意陳瀟瀟盯著她的口型，陳瀟瀟點頭表示明白，兩人開始進行一場幾近無聲的對話。

「老夫人派人盯著，除了給四爺端藥，我無法靠近四爺一步，更不可能將妳在這裡的事告訴四爺。」

「四爺還好嗎？」

「四爺沒事了，只是四爺很少生病，每次生病總是鬧得天翻地覆，老夫人擔心四爺，我們這些當奴才的自然要受罪。」

「我懂，四爺生病，那是因為奴才照顧不仔細。」

「妳明白就好，妳別怪老夫人，四爺是老夫人的命根子，正巧四爺病倒的時候妳又不在身邊，老夫人心裡難免有氣。」

陳瀟瀟懷疑的挑起眉，「只因為我不在身邊？」

「若是妳在身邊，四爺必能得到最好的看護，因此老夫人才會將矛頭指向妳。」

陳瀟瀟真是不服氣，「我怎麼知道四爺會病倒？」

頓了一下，玉容還是給出暗示，「妳先病了不是嗎？」

半晌，陳瀟瀟後知後覺的反應過來，「老夫人認為是我過了病氣給了四爺？」

玉容點點頭。

她傳染給傅謹之？陳瀟瀟心存懷疑，很可能只是巧合，畢竟沒有證據，倒是有個問題她更感興趣，「老夫人為何知道之前我身子不適？」

玉容不能回答這個問題，只能表示時間差不多了，她必須離開了，並詢問陳瀟瀟可有什麼法子向四爺遞消息。

陳瀟瀟想了想，用手比出寫字的動作，示意玉容身上可有帶著紙筆。

玉容連忙取下隨身的荷包，拿出紙片和炭筆。

陳瀟瀟飛快的在紙片上寫下「SOS」。

玉容一臉疑惑的看著陳瀟瀟，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。

陳瀟瀟一邊在「SOS」上頭畫小圓圈，一邊用口型指示她，「妳將這裡裁下來，貼

在藥碗下面，四爺摸到紙片，必然會查看，他就會知道這是我的求救信。」
這是求救信？玉容充滿疑惑，實在太難想像了。

「妳照著做就對了，四爺看到我的求救信，肯定知道我如今的處境。」

「那個……」

陳瀟瀟很清楚她擔心什麼，「放心，四爺是聰明人，不會教人發現是妳傳遞消息的。」

玉容將紙片和炭筆放在荷包，便起身離開。

陳瀟瀟再次拿起肉包子大口咬下去，但願傅謹之不要讓她等太久了。

事情果然按著陳瀟瀟的預測發展，傅謹之一拿到玉容遞過來的藥碗，便摸到底下貼的紙片，他隨即看了玉容一眼，玉容緊張的低著頭。他喝了一口，皺了下眉頭便放下藥碗，表示太熱了待會兒再喝，接著揮手叫玉容和翡翠出去，玉容立馬退出去，翡翠卻直挺挺的站著不動。

「四爺還是趁熱喝了。」其實翡翠不敢太靠近傅謹之，四爺煞星的名聲不是假的，沒人敢賭自個兒命好，更別說她一個奴籍的丫鬟，如何敢說不懼四爺的煞氣？

傅謹之的目光瞬間轉為陰冷，「難道我病了，說的話就不管用嗎？」

「不是，奴婢不敢。」翡翠驚得直打哆嗦。

「不敢？」傅謹之冷冷一笑，「我看這裡不像澄明堂，倒像是榮安堂。」

「老夫人要奴婢好好照顧四爺。」

「我娘是讓妳照顧我，可不是教妳在這裡耀武揚威，妳在這裡，澄明堂的丫鬟侍衛就必須避開，妳說，這裡是不是成了榮安堂？」

翡翠張著嘴巴想解釋，卻是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老夫人只是讓人不准拿外面的事煩四爺，只因她怕有人在自個兒眼皮子底下給四爺遞消息，讓四爺察覺情況不對。除了端藥，不准其他人踏進房裡一步，若她有事必須離開一會兒，就讓玉茜守著四爺，不過，也只能待在門外，反正她誰都不相信。

「我娘都不敢對我指手畫腳，妳算什麼？」若非病了，沒有心力在口舌上糾纏不清，又體諒娘為母之心，他絕不會容許娘將身邊的人塞過來。

翡翠真是有苦難言，她也不想待在澄明堂，誰不知四爺最難侍候了。

「出去！」

翡翠不敢再多言，趕緊退出房間。

半晌，傅謹之才小心翼翼撕下藥碗底下的紙片，看著上面的留言，目光一沉，手上的紙片隨即浸入湯藥之中，約莫一盞茶，隨著湯藥澆入窗台的盆栽裡面。

傅謹之很快就想明白了，陳瀟瀟在娘手上，至於來龍去脈，見了陳瀟瀟就會有答案，不過想也知道定跟他突然病倒了有關。

收拾好心情，他走出房間，守在門邊的翡翠連忙上前。

「四爺……」

「妳去讓明安過來。」

略微一頓，翡翠硬著頭皮問：「不知四爺要見明安有什麼事？」

傅謹之冷冷斜睨著她，「妳管得太寬了。」

「奴婢豈敢過問四爺的事。只是，老夫人千交代萬囑咐，四爺此時調養身子最為重要，絕對不能讓閒雜人打擾四爺。」

「明安是閒雜人，妳呢？」

翡翠聞言一噎，額頭開始冒冷汗。

傅謹之懒得跟她廢話，直接對著院子的某一處喊道：「讓明安過來。」

翡翠飛快的想著如何去搬救兵，可是澄明堂有個規矩，沒事不能四處閒晃，否則視為居心不良，因此放眼看去，竟然尋不到一個人。

明安很快就來了，見到主子，一臉的激動，太好了，主子終於「回來」了。

「陳瀟瀟回去太久了，你去接她回來。」

翡翠嚇得心臟差一點跳出胸口，咚一聲跪下來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？」傅謹之冷笑的看著她。

翡翠張開嘴巴又閉上，想說卻又不敢說，真怕老夫人會剝了她的皮。

「妳是說，還是不說？」

「那個……奴婢想瀟瀟應該有事耽誤，四爺要不要再等上一兩日？」如今她只能盡量拖延，晚上再尋機會遞消息給老夫人，老夫人自會拿定主意應付四爺。

傅謹之明顯失去耐性，臉色轉為陰沉，一雙眼睛如同利刃似的，「這就是妳要說的嗎？要不再想想看？我這個人很愛計較，我給妳機會的時候妳不說清楚，待我收回機會，就不會給予任何通融。」

這會兒翡翠哪有看不明白的，四爺全知道了，雖然她搞不清楚誰告狀又是如何告狀的，但她不說，四爺也能夠找到陳瀟瀟，相較老夫人她更怕四爺，因此她還是老老實實的道出陳瀟瀟的下落。

傅謹之一帶回陳瀟瀟，明安就奉命將翡翠送回榮安堂，可憐的翡翠先是跪了四爺，這會兒改跪傅老夫人。

「什麼？瀟瀟已經被謹兒帶回澄明堂？」傅老夫人一臉的錯愕，陳瀟瀟關在榮安堂的柴房，謹兒竟然沒驚動她就直接將人帶走，這怎麼可能？

「四爺他們應該是走東側的角門。」

鎮北侯府並非每個院子都設有角門，主要是為了掌控進出的人，像澄明堂是考量傅謹之行動上的隱密性，加上有暗衛盯著，不怕閒雜人等進出，而榮安堂則是因為有自個兒的廚房，廚房進出動靜大，傅老夫人不喜歡吵鬧，於是在東側設了角門。

「謹兒怎麼知道瀟瀟在榮安堂？」

「奴婢也不知道。」翡翠仔細道來事情前後發生的事，四爺態度的轉變在喝了湯藥之後，因此玉容最可疑，可玉容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眼皮子底下，根本沒機會遞消息給四爺。

仔細想想，傅老夫人也覺得在那種情況下無法傳遞消息。

「奴婢失職，請老夫人責罰。」

「這不是妳的錯，起來吧。」傅老夫人清楚自個兒的兒子，因為病了，他沒心思計較一些小事，可是病好了，他又回到一貫的我行我素，她這個當娘的都管不住，更別說一個丫鬟了。

鬆了一口氣，翡翠站起身，恭敬的行禮道：「謝主子開恩。」

「謹兒不可能無緣無故提起瀟瀟，這三日真的沒有試圖湊到謹兒面前胡說八道的人？」原以為收拾陳瀟瀟是很簡單的事，沒想到鬧成現在這樣，兒子竟然連聲招呼都沒有，直接將人帶走了，如此一想，傅老夫人心裡就不舒服，這個丫鬟的本事太大，有人不惜違背她暗中相助，這簡直是打她的臉。

翡翠很堅定的搖了搖頭，「若是奴婢不在一旁侍候，必讓玉茜守在門外盯著，真的沒有人試圖湊到四爺面前告狀。」

難道是巧合？傅老夫人轉頭看著紀嬪嬪，「瀟瀟在柴房關了三日，身子還好嗎？」

「餓了三日，身子很虛弱，不過，還有力氣耍嘴皮子，應該不會有事。」

傅老夫人不想鬧出人命，便叮囑紀嬪嬪每日去柴房查探陳瀟瀟的情況。

傅老夫人說不上是慶幸陳瀟瀟沒事，還是很遺憾她沒有就此一命嗚呼，單看謹兒今日的舉動，他對陳瀟瀟好像太在乎了，這讓她覺得很不安。

紀嬪嬪明顯看出傅老夫人的心思，「要不要老奴給她下點藥？」

「她不是懂醫術嗎？」

「是，這倒是不好下藥了。」

「且澄明堂有自個兒的小廚房，我們想在那兒動手腳很難不留痕跡。」

澄明堂可以說是鎮北侯府最難靠近的一處地方，這跟傅謹之的差事有關，傅謹之的防備心很重，可想而知，澄明堂不僅設有暗衛，想進澄明堂當差的人更是經過仔細調查，想要尋個人收買都不容易。

「大廚房每日都會送糕點到澄明堂，四爺不吃，往往會分給下面的人。」

略一思忖，傅老夫人搖搖頭：「這太冒險，我們不能保證糕點最後入她的口。」

「玉茜……」

「不行，這丫鬟的心眼太多了，是個不省心的。」傅老夫人立即否決。

「玉茜心眼多了點，但對四爺是真的忠心耿耿。」

傅老夫人看了紀嬪嬪一眼，還是堅持道：「這不是個好主意。」

紀嬪嬪便不敢再說了。

「妳暫時派人盯著，隨時掌握那丫鬟的一舉一動。」

「是。」

傅老夫人想了想站起身，可腳步剛剛跨出去，又覺得不妥的退回來坐下。

「妳派個人去澄明堂瞧瞧，先知道那邊是什麼情況。」若急匆匆的跑過去，反倒顯得她理虧似的，她為了兒子教訓一個怠職的丫鬟並沒有錯，就坐在榮安堂等著兒子尋來，即便他是來興師問罪，她也理直氣壯。

紀嬪嬪應聲退了出去。

傅老夫人看了窗外一眼，有些坐不住，示意桂枝陪著她去院子走走，同時等候澄明堂的消息，最好兒子立馬過來興師問罪，她可以藉此機會好好訓子。顯然她要失望了，傅謹之此時全副心思都在陳瀟瀟身上。

睜開眼睛，看著床頂，陳瀟瀟腦子一片空白，完全失去思考能力。

「妳醒了啊。」傅謹之的聲音很輕很柔，好像擔心會嚇著她。

陳瀟瀟微微側過頭，目光對上他的，思緒漸漸回籠，半晌，她像在抱怨又像在撒嬌似的道：「我還活著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還沒死，妳怎麼可以死？」來了這裡之後，傅謹之第一次覺得害怕，看著奄奄一息的她，一顆心揪痛著。

原來，她對他如此重要，因為他們是同鄉？不是，只因為是牠。上一世，他第一次見到她並不是在下鄉服務隊，而是在公司外面的廣場上，當時她在逗貓，一人一貓自成一幅畫，深深烙印在他心頭，後來知道她是下鄉服務隊的菜鳥醫生，他就有了親近她的一連串舉動，沒想到……

陳瀟瀟沒好氣的瞪他一眼，「若不是我夠機靈，想法子求救，只怕我已經一命嗚呼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這是我的疏忽。我向妳保證，以後再也不會讓妳受到委屈。」

擺了擺手，陳瀟瀟潑他桶冷水，「只要我是個奴才，就不可能不受到委屈。」

「對我來說，妳不是奴才。」

「我知道啊，可是對別人來說，我是奴才，這個標籤會一輩子跟著我。」

頓了一下，傅謹之很慎重的舉起手，「我發誓，若是再發生這種事，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」

「別別別！」陳瀟瀟嚇得坐起身，「你不要胡亂發誓。」

「妳相信我。」

「好好好，相信相信。」陳瀟瀟態度很隨便，看起來像是在敷衍。

「我會用行動來證明。」

沒錯，說得再多還不如看他怎麼做，眼前她更在意的是——「你先幫我查清楚，我明明讓人傳話給何總管，為何何總管說他沒收到？是小廝故意整我，還是何總管說謊？」

「妳可以先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嗎？」從知道她出事到現在，他還沒有機會搞清楚整件事情因何而起。

陳瀟瀟倒不奇怪他還沒搞清楚狀況，要不，何必等她主動求救？她將知道的細細道來，關鍵在於何總管的回覆，若確定她有請假，傅老夫人不會揪著她不放。

「何總管是我爹的人，他不會說謊，也沒必要說謊。」

「難道問題出在小廝身上？為何？難道我得罪過他，他藉機整我？」一頓，陳瀟瀟搖搖頭，「不對，我又不認識他，不可能得罪他。」

「妳不認識那個小廝？」

陳瀟瀟賞了他一記白眼，「我連澄明堂的人都沒認識全，更別說外院管事處的人那麼多，而且我當時急著回去，當然是見到誰就交代誰。」

「妳還真是心大。」

陳瀟瀟撇了撇嘴，「你是怪我一點危機意識也沒有嗎？」

眉一挑，傅謹之覺得有必要機會教育她一下，「權貴大戶的後院不可能乾乾淨淨，沒有鬥爭，沒有出過人命，這是基本常識，難道妳不懂嗎？」

陳瀟瀟張著嘴巴好半晌，才訥訥道：「我好像沒什麼值得人家鬥爭的。」

他舉起手，一臉無奈的揉了揉她的頭，滿是寵溺的道：「我看妳的腦子只能用來讀書，其他的不行。」

「誰說我的腦子只能用來讀書？」她哼了一聲，傲嬌的抬起下巴，「我只是不想浪費心思在那些無關緊要的事上。」

「妳得記住一件事，鎮北侯府是頂尖的權貴之家，政敵少不了，算計更是少不了，可想而知，後院就成了戰場之一，不可能太過平靜。」

這些事她會不知道嗎？她只是沒想那麼多，畢竟她沒什麼大志向，心想混個五年就要離開鎮北侯府。

「總之，以後妳自個兒警覺一點，還有，妳不認識那個小廝，但可以畫出來嗎？」

「這倒沒問題。」

「妳先吃點東西，再將對方的容貌畫出來，這件事我會查清楚。」

陳瀟瀟歡喜的跳下床，摸著肚子道：「我可以吃下一頭牛。」

「妳餓太久了，這會兒不能吃太油膩的，只能吃些清粥小菜。」

陳瀟瀟一聽，臉都綠了，昨晚她已經吃過油膩的肉包子，為啥不能吃？

傅謹之視而不見，催著她在榻上坐下，她只能當著他的面吃下一頓食之無味的清粥小菜。

對於一個渴望大魚大肉的人來說，平日再喜歡的清粥小菜也會變得食之無味。